後人亦多議論故濟字不宜命名乃濟應用濟川舟楫之濟縣乃濟之字誤作用方方即船且為併船濟大川以併船余為乃濟觧矣

男汝鏻 汝鋤仝校

姪錫祉參校

謙與庵文鈔卷下

歸安孫世均平甫著

唐陸先生傳

族伯父唐陸先生諱賡南字唐陸長於詩尤工填詞然嬾不自惜平居嗜棋耽酒竭日夜忘疲客游山右數載無所遇而歸其清標雅度余幼時猶及見之詩集散佚長短句數十調槀本尚存其詞學受之季父文學位南公云余嘗於故紙堆中得先生所作春草秋草長律數篇讀而愛之亟錄存其副詠春草云色帶苔痕侵陋室香隨花影沒吳宮又云六朝處處藏金屋青塚年年怨

玉關一則工整一則清雋皆不易及也其落句有云妬殺踏青嬌女伴研羅裙底儘婆娑此則為興復不淺矣至詠秋草則云墮釵拾處曾三月聽猜歸來又一年叢者旗祖明府梯雲公有入月園林飛蛺蝶六朝宮殿卧牛羊之句人以孫秋草目之見戴网鄉蘋塘先生所著吳興詩話吾壺先生此作有事外遠致亦何滅明府特未傳布藝林不得與梯雲公後先輝映也措哉先生久食康餼將次貢成均博士餼以其名上督學先生忽拂袖而歸絕無所睠顧人咸異之且為之深惜先生殊落落一不以置懷也由是以廪生終不復充歲貢生至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年六十六而卒卒之日其三從弟明經琴男先生挽之曰有所不為真狷者飄然無累是通人斯二語足以概先生生平矣而琴男先生亦因以自道也前輩風流於茲未墜余嘗謂有所不為為學者入聖階梯反是則無所不為且馴至於無所不至焉顧尚可問哉夫先生與琴男先生俱所稱不羈之士放浪形骸之外者而改復兢兢於此御獨何哉嗟今日庠序中知此者蓋尠矣嗟乎為士人者不務敦尚氣節而徒知高談詩文亦何所貴乎士乎

世昀曰貢之得與不得似無足為重輕而人率不能忘

情於此其亦有以救蓋康生充貢後例當銓吏部以教職注選故凡不得志於甲乙科即計貲入貢人情猶歆羡之而言出身者亦往往連類而及並稱之曰科貢是也又世之撰郡邑志書者或橫列一卷紀年於上而以科貢隨年序次之或科自科而貢自貢分隸數門未有置而不錄者也獨先生慨然於歲而去不返顧視棄一歲貢如棄敝屣焉其度量果何如哉豈其為不屑就歟而亦非也吁吾無以窺其涯涘矣

芳男先生傳

先儒有言儒者以治生為急吾族自昔詩書絃誦比戶皆然然困貧而廢棄與夫中道徙業者十常五六也去為農工商賈無論已其為士者散而之四方以游幕資其生者又十常八九也惟族伯父芳男先生生平足跡不出里閈赴棘闈試南至省會者數四後因事一渡江北至蕪湖留數十日而已先生本貧士無恒產以自潤而終其身家食境益困所生丈夫子五人女子子四人環而相向啼號滿前繼且婚嫁之事接踵而至猶竭蹶不可為狀然先生家雖貧而神甚暇於米鹽凌雜都無所關性善臥事有難處者以酣臥謝遣之絕無縲縶委瑣之態故自署為渴睡漢云其在閒燕時論古許文與

其風流談笑最足起人意後進之士得及其門者於先生一言一行莫不愛而重之輾轉相告語至今猶籍籍在人口耳也先生始以詩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以謂實學兼到可以名世其後儀徵阮文達公萍鄉劉金門侍郎並舉爵數實三公先後來督浙學於場屋中物色得之先生為場屋之詩自以性靈抒寫之不務求合體格乾隆乙酉諸城竇東皐都憲主浙試先生已中式有文筆老潔詩冠通場之褒已以三場不至被斂之數公者當世所推文章宗匠先生嘗蒙其刮目於是詩名鵲起從游者日益進而貧如故又嘗習相墓術為餬口計

雖頗行族里間亦不足以贍其生謂先生不遇耶而名鄉祓濯後學師承稍展平生之蘊富矣謂先生遇耶而俯仰無聊呼號莫應亦默人世之轗軻矣吾以為先生之貧先生之命為之也使先生少不受命挾其技以出游而奔走鑽援求要津而說足焉遂可得充然自足之一日乎要無是事也然則先生之安心任運不戚不變亦可謂知命之君子也豈不事治生者比哉先生為詩不喜作門面語而冥搜神會時有獨到處晚節詩愈頓唐亦益臻妙境其親公之婿媚徵門下士楊君蓉村維周施君亦吾懋常為集錄之得如干篇先生卒後孫孝

康雪盧氣飛擬取其三者之二舉所謂頻唐者尤嗟賞之以為人不能及應試之作亦不甚加刪刈而葉方伯蔣潭緒本為之序津津稱道口蟲幾欲流涎若自忘其為封疆大吏然者如二君其真知先生者歟先生諱五封號男其字也嘉慶戊寅歲貢就職訓導卒道光丙戌享年七十有一嗚呼先生之境遇蹇甚而卒之身名泰然蓋所謂困而不失其亨者已

世均曰余方弱冠獲常請業於先生樂聞其緒論厚先生忘年而引與深言不以余愚幼不加淬厲也一日看先生從容謂余曰吾族繁衍科名仕宦不患無人推讀書者益少子務其人歟余聞先生語悚息不敢置對爲然然者久之嗟夫先生殁且三十年矣余猶是人情耳非遺外夫科名仕宦者而歲月如馳曰父曰者忽焉奄至已無復異偉於盛矣而讀書云者茫乎若涉大水無津涯亦記無所成就焉夫先生此言非有私於余也毋亦願代興之有其人乎余則何以慰先生屬望且何以自淑其身乎每循念先生之言爲之中夜傍徨而不能自已也

秋士先生補傳

先生諱憲儀字品儒行六世均族叔父也考編修公宦

京師先生生於京邸故嘗自署曰京六而京六之稱尤
著籍於里鄰以附貢生屢應南北棘闈試無所合先生自
弱冠以前至周甲以後無日不以詩為事裒積於詩無
少間輟遇同時能詩之士傾心與交持其詩卷就而求
益禮恭誠至不勝其勤懇於里中交吳梅山澗嚴修能
元照吳改園振棫郭麐賓譔鄒城則姚霍華椿俞盧白
聂沈東樟試宗族閻蘇門宗丞蓋支敦來琴男玉封諸
君子皆深相與合先生之詩亦因與諸君子往還所作
遂多而益工初娶於汪生一女未幾汪卒繼娶於徐先
生館京師鄭心田知州雲龍吾浙慈溪人家於京師先

生數十年求葬其親不得也嘗有句云宵來室有夢足
蹣萬山中知州聞之資以金歲戊寅歸謀窀穸亦甚欲
得一子以承先祀逾年徐又生女先生樞不自得葬事
畢仍赴知州之約自此館鄭氏為課其子孫曾三世二
十餘年以至壽終先生竟終無子是可歎也先生稿詩
早歲喜隨園既此既而致力於青邱竹垞且禁學徒勿
讀隨園晚年好言陳黃讀其詩知其於陳黃實有所得
非隨聲附和者比先生詩稿每歲錄為一册或併前數
歲為一册不下數十本其本子多寡不一流傳頗廣漢
陽葉潤臣舍人名澧所刊即是也世均細按之晚作居

諸人名不必考核寫

京師先生生於京邸故嘗自署曰京六而京六之稱尤
藉於里邸以附貢生屢應南北棘闈試無所合先生自
弱冠以前至周甲以後無日不以詩為事殫精於詩無
少閒輒過同時能詩之士傾心與交持其詩卷就而求
益復求誠至不倦其勤懇於里中交吳梅山瀾嚴修能
元照吳改園振麟郡督賁謙鄭誠則姚筐華梓俞虛白
敡沈東樗斌宗族間蘇門宗永蓉支藏泉蔡男五封諸
君子皆深相契合先生之詩亦因與諸君子往還所作
遂多而益工初娶於汪生一女未幾汪卒繼娶於徐先
生館京邸鄭心田知州賓吾浙慈溪人家於京邸先

生數十年求葬其親不得也嘗有句云宵來宜有夢足
躡萬山中知州聞之賚以金歲戊寅歸謀窀穸亦甚欲
得一子以承先祀逾年徐又生女先生悒不自得葬事
畢仍赴知州之約自此館鄭氏為課其子孫曾三世二
十餘年以至壽終先生遂終無子是可歎也先生稱詩
早歲喜隨園甌北既而致力於青邱竹垞且禁學徒勿
讀隨園晚年好言陳黃謂其詩知其於陳黃實有所得
非隨聲附和者比先生詩稿每歲錄為一冊或併首數
歲為一冊不下數十本其本子多寡不一流傳頗廣漢
陽葉潤臣舍人名澧所刊即是也世均細按之晚作居

其大半少作亦間有一二非先生手定亦非經人推選
者叢殘稿本數十冊中之一耳先生里中居第號三益
堂者為前明先塞副公留遺其間有種紙山房緝修公
手題嘉慶間兩燬於火先生於山房故址重搆數楹顏
曰知木庵今與墟餘屋宇皆不知誰何之人所居是亦
可歎也先生仲兄孝廉與嗣伯兄侍御一子其猶子副
貢肇佳又無嗣副貢曾立三從諸子為嗣而嗣子未及
成立遇賊身亡是則緝修公下當必有為之後者而今
猶未也嘗見先生於先世手澤及友朋贈答詩文簡札
備極珍惜雖殘篇斷稿不忍棄置亦其力行古道之一

端先生病中貽世均書曰力疾自訂其詩為知木庵內
外集若干卷又自辛卯至辛丑為辛辛草若干卷頗齋
整可觀惜尚無傳之其人者先生卒後所有書籍人多
持去並自定稿亦盡遺棄以力行古道之人而於此未
能食報為之致慨於天而已矣先生文字交最稔與吳
西叔清鵬梅伯言曾亮張淵甫辰三先生相善三君投
贈詩文幸賴葉君鋖本得存同里宋理園孝廉譽見語
其書實在於一趙人某君處其間情事余當日在京師
身親見之具悉其底蘊有日遇其人原稿當從索取可
以必得然則有理園在尚可作完璧歸趙之想理園既

其大半少作亦間有一二非先生手定亦非經人推選
者叢殘稿本數十冊中之一耳先生里中居第號三益
堂者為甯明先寀副公留遺其間有種紙山房稿修公
手題嘉慶間兩燬於火先生於山房故址重搆數楹顏
曰知木庵今與燼餘屋宇胥不知誰何之人所居是亦
可歎也先生仲兄孝廉與嗣伯兄侍御一子其猶子副
貢肇佳又與嗣副貢曾立三從諸子為嗣而嗣子未及
成立遇賊身亡是則編修公下當必有為之後者而今
猶未也嘗見先生於先世手澤及友朋贈答詩文簡札
備極珍惜雖殘篇斷稿不忍棄置亦其力行古道之一

清鵬曾亮庚皆
字不必改要補者寫

端先生病中貽世均書曰力疾自訂其詩為知木庵內
外集若干卷又自辛卯至辛丑為辛辛草若干卷顏齋
璧可觀惜尚無傳之其人若先生卒後所有書籍人多
持去並自定稿亦遭遺棄以力行古道之人而於此未
能食報為之致慨於天而已矣先生文字交最夥與吳
西毅清鵬梅伯言曾亮張淵甫庚三先生相善三君投
贈詩文幸賴葉君鏡本得存同里宋理園孝康嘗見語
其書實在於一趙人某君處其間情事余當日在京師
身親見之具悉其底蘊有日遇其人原稿當從索取可
以必得然則有理園在尚可作完璧歸趙之想理園既

死無復望矣是尤余之所深痛也

世均回余總角時即知先生然稚昧未敢輒有所問比戊寅歸自京師一見余加以獎假贈余詩語多溢美而所以規誨者亦甚摯迄今頭顱如許老大徒傷悔不可追矣先生曾一館寶國太守過華亭王時祥孝廉慶麟為作孫季子小傳王君已列入所著洞庭集其時先生年才四十於後事未詳世均敬為補傳王君所已言者不再及其未言者為臚舉而論次之合二傳以觀或足以概先生生平乎江孺人生女即適孺人之姪蕭山汪世錫徐孺人生女適祖姑之孫同里姚丙吉先生幸頼門下士等得以反葬而姚君為之料檢與兩孺人合葬本邑思吳高橋之原庶少慰已

附孫季子小傳　　華亭王慶麟時祥

予寓宣城三年矣始獲交歸安孫季子季子自號秋士志悲也先是母氏吳隨其父太史公於京師季子為孤才四歲母攜諸孤以喪歸當金壇雷國時勢張甚太史峣然獨立不為污相國頗使人示意太史卒謝不往故寠阨甚於為諸生時喪歸橐屣如洗母辛勤課諸孤俾成立垂二十年而卒季子悲念母氏繪寒窗燈影圖出入自隨屬請予題詩其上季子捧詩

而泣季子曰吾父以分校精苦攖疾捐館年僅四十有五實不自壽至此生平著述零落未有定本而伯兄方以御史出守河間宦事旁午編纂遺集是小子之責也夫於是敂門下鍵晨書暝寫腕脫不辭好事者為作孫季子秋窗校字圖也季子為人勤學而遠志介節而敦誼詩文不盡依據古法而為之輒工游跡頗廣其名字世多知之者自以承先人清德兄忝守相不名一錢卒不以家困故效世間握齪子負父兄遺訓來游宣州一見予推挹過甚予曰子胡然子狂士也吾聞子曩時過達官貴人輒意爲揶嗟不少

屈況拓落不遇如僕者子胡然季子喟然曰嗟乎曩固謂海內無人耳審有之敢不屈乎甚愧其言季子少就塾蕭山龍莊汪先生家受經學於毅滕王先生聞詩於山舟梁先生敦公嵒東南白頭魁壘之儒季子既董聒家傳而師友淵源不苟且如此嗚呼其可量也哉太史諱辰東世稱遜身先生者也伯兄憲瑞仲兄憲佑季子名憲儀

王慶麟曰予今年三十季子亦四十矣過不逮曷足論季子為予言當伯兄殁於官倉皇南歸幾不能自存僑寓毘陵僧舍常慨然慕浮屠老子之法而其少

而泣季子曰吾父以分校精苦得疾捐館年僅四十
有五實不自壽至此生平著述零落未有定本而伯
兄方以御史出守河間官事旁午編香遺集是小子
之責也夫於是敝門下鍵表書瞑寫腕脫不解好事
者為作錄季子秋窗校字圖也季子為人勤學而違
志介節而敦謹詩文不盡依據古法而為之輒工游
跡頗廣其名字世多知之者自以承先人清德兄恭
守相不名一錢卒不以家困故欲世間援挺子負父
兄遺訓來游宣州一見予推挹過甚予曰子胡然子
狂士也吾聞子囊畸過達官貴人輒意爲鄙嗟不少

屈況拓落不遇如僕者子胡然季子喟然曰嗟乎豈
固謂海內無人耳寧有之敢不屈乎甚愧其言季子
少就塾蕭山龍莊汪先生家受經學於艱滕王先生
問詩於山舟梁先生數公皆東南白頭魁壘之儒季
子飢董聒家傳而師友淵源不苟且如此嗚呼其可
量也哉太史諸辰東世稱道舟先生者也伯兄寯緒
仲兄寯佑季子名寯儀
王慶麟曰予今年三十季子亦四十矣遇不遇焉足
論季子為予言當伯兄殉於官倉皇南歸幾不能自
存僑寓毘陵僧舍嘗慨然慕浮屠老子之法而其少

龢當作龢

年行事頗類郜鄢俠今過之宣城大雅卓爾然言及父兄未嘗不悲思泣下也士不敦實行而高談詩文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記龐氏兩世孝行事

龐太學樹建字夏重甲辰武舉武進士直隸清河口營都司鐵崖佐元子也肫誠嗜古尤工書法深得柳誠懸筆意所居遺安堂火發母費恭人柩停廳事樹建其子鳳鳴奮力舁母柩出復登樓取攜先世所遺事物火熾樓頹鐵而煙焰漲滿迷不知所出鳳鳴知父閉在火中急奔赴救父同時焚死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正月也里人以樹建父子皆死於孝錢為請旌迄困循未果又錢為搆祠以祀一時未有其地宗未舉行僅為其父子設位於陳公祠西楹將有待而成之也嘉慶間陳公祠已盡改易形迹無存何論此附祠者竊恐日久湮沒無復知其姓氏為特書其事龐氏自明以來文藝武畧代不乏人琴言樓藏書最富同日被焚康熙間鄭芷畦先生承修鄖志挾筆硯至潑湖約龐氏弟幕雲公祈介繁祉兩明經同訪故家文獻下榻於琴言樓者屢矣今則離離荒草殆及百年邇者鄖邑大夫有事纂修志乘故舉琴言樓遺事併附著之

琴言樓選刻自明以來里中人制義得見者三數藝
而已其全帙未見

縣東南鄉二大學合傳

卞耕仙先生名粵南字振寰一字耕仙初名之綱後改
今名世居縣達村以諸生屢入浙闈無所得改試京兆
然試畢即歸亦未久留京師適年族弟雅堂試守常州
折簡招之故一再至毘陵云生平工於相墓服膺蔣大
鴻誦述其言不去口而深造自得非隨聲附和者比比
及晚歲益臻神化焉為寒家擇地為時最久登涉勞瘁
無厭倦之色進之又久得地愚溪西北不半里而近土
人所稱此莊者先君子自營生壙迨捐館舍遂舉大葬
時先生已歸道山先生一子右璋有聲於場屋不幸前
卒人以先生暮年哭子殆難為懷矣然頗達觀客坐間
依然談笑不輟也撫孤孫祖烈未及見其成立而卒在
道光二十四年是年先生正八十祖烈能自力於學拔
入邑庠先生於地理多所撰著先嘗挍正蔣氏天元五
歌刻行之最後刻行所著平洋雙鏡其餘未刊者稿藏
家塾祖烈研究遺書明習其事今繼其大父以相墓名
於時

沈東漁先生名犇璜字呂丹一字冬餘又書作東漁學

者稱東灝先生家千金村千金舊志為村今已成市聚
先生執友家秋士先生自都門寄懷所云杠鹽千金住
傳家獨赤貧者也大父茹連乾隆甲子科舉人先生早
歲游庠赴省試連不得志久之境少褰阨於是遠遊幾
輔司州縣記室未幾棄去復近遊江以南列郡俱無所
遇而歸其後館茂湖倪氏歷十四載以迄壽終時年六
十九矣為道光二十二年也先生詩稿最富兵燹後佚
其大半今存者尚裒然成集長子夢巖亦館穀茂湖有
年始則鑿磬費序犢而從父執耕仙先生相墓之術又
傳以己所自得黯頤理氣均極洽熟聲振百里間以貲

饘粥裕如也有詩文集及雜著數十卷兩代遺書徵賢
敬謹庋藏先生嫡長孫一鳴以文行世其家余别有贈
言茲不復具
孫世均曰兩先生暨其子若孫皆三世為諸生余皆得
友其三世當屬有守君子人也豈尋常所能及哉由兩
先生溯而上之撰潭村有姜秋島丸綠詩人也嘗見其
少作浪游草一帙條鐫本全稿則未見秋島書䆫居井
山黃龍洞黃龍洞本名金井著金井志四卷採入
四庫全書嘉慶間太守定遠方公以傳本漸希為重付
剞劂當秋島時華行少前呼秋島為小友者則有平樂

村趙開夏關晚文名籍甚詩見沈文慤公今詩別裁陳
元軒學博湖州詩錄其詩名曰蛛務集見太守泻陽李
公所修郡志及學博詩錄小傳兩先生與趙姜二君並
爲歸安東南鄉人其居址相距近或三五里遠則十里
之間竊思吾邑東南一隅自昔多文學之彥流風遺韻
閱一二百年而未沬得兩先生繼起而後先輝映矣豈
不懿歟噫嘻古今來惟賢哲得以常存富貴貧賤皆須
臾之頃耳何足深論哉

廣東候補知州署南雄直隸州知州穀人孫公行述代

姻姪請作

府君諱福謙字穀人樂安孫氏自明初著籍歸安世居
縣南四十五里之菱湖曾祖岳瀬乾隆戊子科舉人河
南伊陽縣知縣以捕賊遇害
卹贈知府銜予祭葬廕一子縣丞妣畢氏繼潘氏
贈恭人再繼章氏
封恭人祖榮春由廕生任福建龍溪縣縣丞署長泰縣
事妣吳氏
封孺人父仲海以宪平籍中嘉慶癸酉科順天舉人揀
選知縣妣吳氏祖父並以府君官
贈奉直大夫祖妣妣並

贈宜人府君幼而穎異讀書畧觀大意不屑屑於章句
訓詁嘉慶乙亥年才十有四即隨先王父遊燕薊閒時
王父入都應禮部試出館嶽輔府君必從行侍奉起居
外朝夕絃誦備極勤苦不敢自暇逸王父親為口講指
畫穎悟如風習學日以進又值先曾王父闔中辭組歸
訪所親於通州見府君鍾愛特甚親加督課且勗以有
用之學由是蓄為鉅材筮仕後諸所施為皆兩世恩勤
教誨基之也道光壬午曾王父捐館舍王父墨絰飢驅
家計益愈艱窘府君欲分王父內顧憂乃肆力申韓之
學集得館穀資菽水甲申始客晉陽理刑名從此為入

幕之賓核爰書鍊達如老宿所主讞禮倍至上官交口
稱譽之滿洲福蟒公盧敏肅公為中丞尤深引重乙酉
先王母卒於里己丑先王父卒於保定節署兩遭大故
俱不得親視含殮終身以為恨時執河都統裕恩公需
人佐理劄府郡文牘公為府君推轂逐至口外熱河旗
民雜處案牘紛繁府君所代作章奏悉稱
旨而飛書草檄曲中窾曰情事無不得其要領者一時
聲譽隆起保昌公蘇成額公相繼為都統俱延之軍中
事無大小必諮訪而後行相倚如左右手庚寅先曾王
母在家毒養闔中兩姑一嫁同里邑庠生潘爾康一字

山陰邵氏未及嫁而卒府君寡兄弟與叔父方增别垂
二十年矣思一聚首會婚喪事畢馳書招叔父北來蘇
戚顏公欲得叔父掌書記羅致之濂陽與府君共事一
方觀察靈隆阿公以鄒語書福見贈云謝池草綠儉府
蓮紅為一時實錄風雨對牀之願於焉庶少慰已承德
知府蘇登額公與府君為莫逆交移守粵東邀府君與
叔父偕往抵粵署瓊州府君橐筆相從為海外遊進調
補肇慶府君復至端州計府君自北而南前後佐治二
十年為之主人者莫不深相契合奉為師資遇人命重
案必反復推勘務使情實罪當其存常案牘亦必為速

結不使少有塵積辦公之暇惟默坐一室顏所居曰問
心嘗語人曰吾筆操三寸管依人作活此心一救將何
事不可為時有殺人者於法應抵遣人持千金獻府君
求為道地府君曰吾忝為賓師秉筆自我卽法自我出
無論賄賂罪不容誅第使死者含冤地下吾亦不為也
其人慚而去壬寅孫工事例以同知分發廣東卽日派
委務報銷局提調上游以勾稽詳明如視掌上羅致重
器之旋署廣州府佛山同知佛山為省會門戶重地商
賈輻輳攻剽椎埋者日有事府君下車之始捕獲無遺
翕然稱治賊匪百餘人謀刦寶庫府君諜知之密率丁

粜要擊於路悉數就執凡獲鄰境盜犯例得申請議敘
府君獨弗願屬吏請其故府君曰吾擒盜為地方除患
耳若然是以人命博官也府君以丞倅閒曹未能展其
抱負甲辰捐輸河工經費請改知州委署連平時州人
前制府顏公伯燾罷職閒居族眾偶與人齟齬訟積頻
投府君衡情酌理秉公判斷不因巨室稍加袒護輿論
美之而制府亦為之傾倒也連平以瘠苦名府君潔己
奉公事皆就理丁未夏月飭吏胥解奏銷銀赴省舟次
博羅被刦縣令湯君聘三已據報通詳例應參賠府君
曰吾不忍以此累同官也即星馳至省籲上官請自行

賠解上官益心重之移署英德府君受篆後為地方興
利除害不遺餘力不數以五日京兆自懈已而佛岡等
處土匪竊發刦畧四起賊黨數千人闌入境內李都戎
帷上長都戎春率兵往捕兵敗李君陣亡初李君之行
也士卒急攜火器府君謂之曰賊居深山林箐幽阻宜
短兵不宜鎗礮不聽卂及賊賊皆伏處榛莽短刀突發
我兵倉卒鎗礮不及施故敗長君率後隊繼進賊圍之
數重府君募丁壯三百餘人馳往救援旁觀皆以孤軍
深入為府君危府君夷然不顧也至其處四望皆賊府
君纂馬先進丁壯隨而奮呼格鬭者應五十餘刦府君

手足悉剗猶復勒馬指揮神色自若賊稍卻遂冀長君
奚圍出丁壯未折一人然賊膽自此益張遂有覦覦城
垣之志而城內兵卒甚單府君激厲紳民嬰城固守密
飭不孝錡赴省請濟師於是徐廉訪有壬督兵來援賊
聞信恇懼府君乘夜開城擊之賊衆大潰散匿鄉里鄉
民悉縛以來甫踰月賊平得
旨嘉獎是歲瀧水暴漲英德處其下滸田廬漂沒飢民
滿野府君捐廉賑濟全活甚衆　署南雄州直隸州
知州其地北枕梅關爲入粵險要而城郭未盡穩完府
君顧而歎曰此安足以守禦耶安不忘危古之訓也乃

捐廉倡修紳民樂於趨赴鳩工庀材三閱月而雉堞屹
然鞏固如昔日吳生員某因事被責遂造蜚語謗府君
會學使按部至某爲怨家誣訐府君奉檄治其事爲昭
雪之某大感悔會匪曾河聚衆謀逆府君偕陳都戎
綸率兵往捕賊黨什倍我兵時官以衆寡不敵堅壁莫
敢戰府君曰賊黨嘯聚日多我軍已悉數在此不速戰
徒養成賊勢耳且孤軍深入能進不能退吾觀賊匪雖
多烏合之衆不足慮也於是士卒皆奮起府
君親冒矢石鼓而進之俘馘千餘人餘賊四竄次日有
自投者有搜獲及被鄉民縛獻者接踵而至未踰月而

首從悉就殲擒一時稱快江西龍南信豐兩邑夙為盜藪皆與南雄毘連無歲不入境為害府君募勇練兵嚴為之備發即被獲賊相戒莫敢犯皆遠跡去咸豐甲寅粵東賊匪蜂起連陷郡邑十餘處毒溢蔓漸及州界其鋒甚銳府君督兵迎戰破賊於古蒙墟斬首千計乘勝進剿又敗賊韶州城下韶州被圍已久至是乃解當是時粵東省垣既為賊所困而清遠英德高要等邑均被佔據內外隔絕音耗不相聞韶州城圍雖解而南雄士卒遠歸未幾韶又被困賊勢浩大全省震動府君援例將危急情形發驛飛叩兵部據情轉奏奉

旨飭江西巡撫籌撥兵餉來粵助剿兩省夾攻勢成犄角賊勢困之日蹙紛紛竄遁韶州之圍卒解居民無恙皆慶更生署韶州知府吳君昌壽以兩次解圍皆賴府君之力申大府奏請優獎乙卯逆匪石達開竄攻吉安逆圍贛州贛與南雄唇齒府君欲遣兵往援議者以越境勦毋往府君怫然曰方今多事之秋守土者當互相救援諸君所言皆為身家計耳遣從叔福同中表弟潘銘率壯勇數千往援署吉南贛寧道汪君報閏聞援兵至開城助戰斬獲無算即時圍解而南康信豐各邑伏莽尚多府君致從叔書云賊雖遁去若我兵凱撤勢

必復來除惡務盡毋少貽後患也從叔季赤能體府君
意不分畛域身任其事分兵攻剿半載而賊巢盡滅猶
蕩無遺時軍興已久糧餉匱乏府君夙夜運籌心力交
瘁遂致委頓然猶黽勉在公不敢少有懈色府君性伉
直爭地方利害數與上官忤又不屑夤緣涖南雄九載
屢著戰功而漢陽節相以當時韶城被圍提督崑壽公
帶兵駐韶不敢徑自陳奏府君一狀令越阻而告急大
部乞師鄰邦絕無所瞻顧心弗善也是以賊擾之處事
平均得論功受賞獨南雄係隸一方屢援鄰郡又出省
解贛州之圍官紳最為出力訖未蒙奏獎府君初不以

介懷惟派赴江西援勦各勇口糧積欠至九萬餘兩粵
中因庫儲空虛無可籌撥兼值學使按臨事益繁至日
夜焦慮病漸沈篤忽一日疾湧氣喘即棄不孝等而長
逝嗚呼痛哉府君生於嘉慶壬戌五月十九日卒於咸
豐丁巳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六先是甲寅歲秋
日府君覩賊勢猖獗命不孝鑄隨侍慈親攜挈弟妹輩
旋里不孝臨行泣不忍別府君曰獨毋去我無室家累
可以盡心
國事既為守土官當與城存亡泣何為哉鑄因江右道
梗未能趨侍左右親奉湯藥孽重罪深百身莫贖悔何

言歲身後得從叔在署料理一切叔父正奉檄赴南韶督算各屬交代冀馳往一省視而距府君屬纊已旬有數日矣府君治家寬而豐與叔父友愛始則同客繼則同官邊有所欣戚不啻身親於故里共宅共財無彼此之見叔父屢署萬州儋州遠在重洋之外府君獨立肩雲嶠時憶及迨叔父從征三楚經行皆兵燹之餘寒無以衣飢無以食特製裘囊備珍味不遠數千里使命齎送同里沈方伯棣輝見而歎曰孝弟乃人之根本吾向第佩其幹才今始知其至性矣生平尤慷慨好施戚友有急不恤納質稱貸而予之無吝容亦無德色千總劉

君世均與府君同官英德歿後孤寡無所依府君月給錢米六七年如一日至其子成立乃已其餘三黨至戚以及韡萼之親推食解衣不勝僂指府君偶因公至江西恩詔傳中途見困於賊洲民聞之奔赴不期而往者萬餘人見府君歸程無恙始歡呼而回其得民心如此府君卒後南雄紳士原任福建督糧道葉永元廣西候補州同楊開泰龍門縣教諭孔憲滿候選訓導陳國淦舉人胡日初生員周金錫謝為霖等為建祠州東郭外元妙觀左歲時展祀焉邇年槪歸替引之際送者如雲靈輀過嶺及行舟道出南贛閭商民猶感頌勿衰江西

巡撫耆齡公以從叔福同奉
旨督勇勦捕各股匪出力雖已
賞戴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留江右補用中表弟潘鑑亦
賞戴藍翎以知縣留江右補用然虔州之役實出府君
主政籌兵籌餉不避勞怨晝夜以從公南贛二郡甯清
非府君之力不及此具情移粵東大吏經總局議詳
請奏乞照軍營病故例
賜䘏府君持拄危疆多歷年所其成勞殺益暴白於世
此歿存所同銜感也聞當考之韶州危得江右夾攻而
圍立解贛州急得粵東助勦而賊終平府君所謂互相
救援者也使賊之初發當道者悉如府君所見賊何足
道也奚有如決隄之川燎原之火至不可遏抑也哉府
君所著有得月軒偶存稿四卷祥刑要覽二十卷待梓
配先妣沈宜人候選從九品沈公錫晉女繼配陳宜人
廣西候補知府大興陳公鉦女側室魏氏梁氏許氏范
氏張氏子二 不孝鑄 沈宜人出分發候補同知娶候選
布政司理問番禺徐公繼鐄女 不孝鎔 陳宜人出業儒
聘同里龐公慶昇女女九長字浙江候補縣丞倪徵棻
雲棣魏出次字同知銜廣東高州府通判同鄉姚公恭
釗子 梁出餘許出者 范出者 張出者 俱未

逃撫者爵公以從叔福同奉
旨督勇勦捕各股匪出力雖已
賞戴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留江右補用中表弟潘懿亦
賞戴藍翎以知縣留江右補用寵虔州之役實出府君
主政籌兵籌餉不避勞怨盡瘁以從公南贛二郡紳耆請
非府君之力不及此具情移贈粤東大吏經總局議詳
請奏乞照軍營病故例
賜卹府君措拄危疆多歷年所其成勞從茲暴白於世
此殁存所同銜感也聞當考之韶州危得江右夾攻而
圍立解贛州急得粤東助勦而賊終平府君所謂互相

提亦作堤或作隄

救援者也使賊之初發當道者悉如府君所見賊何足
道也奚有如決隄之川燎原之火至不可遏抑也哉府
君所著有得月軒偶存稿四卷詳刑要覽二十卷待梓
配先妣沈宜人候選從九品沈公錫晉女繼配陳宜人
補知府大興陳公鈺女側室魏氏梁氏許氏范
氏子二 不孝鑄 沈宜人出分發候補同知娶候選
布政司理問番禺徐公繼鐄女 不孝鉻 陳宜人出業儒
聘同里龐公慶昇女女九長字浙江候補縣丞儀徵來
雲棟魏出次字同知銜廣東高州府通判同縣姚公恭
訓子 梁出餘許出者 范出者 張出者 俱未

字竊念府君勛績昭垂庾嶺南北數百里口碑籍籍遺
愛未湮今撰次歷官行事撮舉其戰守數大端質以一
時輿論皆信而有徵非不孝等私言也伏冀大人先生
憐而鑒之錫之傳誌以備
國史採擇登載謹述

卜貞女傳

卜貞女歸安菱湖里人父恆占母凌氏恆占爲賈以貲
生然無市儈態里人亦無侮易之者凌氏善病貞女自
幼侍母疾先意承志其母安焉有爲貞女蹇修者貞女
輒不懌一日泣謂其母曰如此如母病何母亦徇其意
出語媒者姑已之既而恆占亡凌氏撫其子瀊莊煢煢
自守瀊莊年幼孱弱幾不能自存凌氏以困敝病有加
而貞女侍疾不懈益勤於時貞女年及笄媒者踵至貞
女持前說不變久之瀊莊娶婦事母有人矣顧貞女猶
不願字人事母如故於是人知其依母以終身也母因
爲謝絕媒者且約止之勿復言某氏子某氏子以成其
志咸豐元年春正月丁酉貞女以疾卒年已五十有二
臨卒流涕執母手以不得事母天年爲恨其母晚歲病
小愈獲享大年而貞女盡瘁以死云

論曰女子不嫁與士之不仕者同謂之潔身亂倫豈得

以斯言為過哉然歷代史書俱著有隱逸獨行之屬豈
其不合於中道顧猶稱道而褒予之耶人之見之者皆
以為高世之行彼其中特有所不忍焉爾貞女之志亦
猶是也彼以母氏之病非己則無能事之者而人之事
之者終不若己事之之為善惟其專心致志於其母而
其他遂不暇顧嗚呼其貞之莫能尚其孝之莫能尚
者為之也是亦可為純孝矣貞女為明副使卜養庵汝
梁後裔其父所居猶是養庵故宅乾隆間卜氏有三貞
女其詳載郡志皆出於養庵今又得貞女後先濟美副
使之所留貽遠矣夫君子之澤亦有時而斬而有不斬
者蓋必其子孫固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故得以緜緜
延延引之勿替是又足尚也

吳孺人暨子婦兩世節烈傳

初髮逆屢攻郡城不能下一日斜也踞嘉善逆黨潛師
西上直撲菱湖菱湖居郡城東南水道相去一舍有半
事閧亟出師來援越翼日矣賊飽颺遂擊其尾殲者百
一二耳未大創也時郡中嚴兵守禦賊蟻聚數里外不
得一至城下且時復受創其年冬十二月大雪嚴寒冰
堅路絕我師艤船不復回駛賊捲至城下圍之數月至
壬戌夏五月糧盡力竭內奸復勾引之賊遂陷豈非天

哉豈非天哉賊之初犯菱湖也其勢如風雨驟至里之
人咸倉卒莫能避是日婦女死者數百人余族兄嫂吳
孺人與其子婦女孫幼婢俱死之先是孺人以其子楷
無嗣命挈其帑之江北應聘掌銅山書記有年子楨依
族兄起寅江南起寅商上海招楨至上海為二子授讀
孺人又命與其子偕往以故楷與楨及楷之妻楨之子
俱不及於難甲子五月吾里先已肅清郡城旋於七月
收復楷自彭城馳書數千里乞為撰次母孺人殉難事
愴傯之際未有以應也而楷書問頻繁海吏歲月不懈
而益勤頃歲楨館淮陰今丙寅春以謀先人窀穸來歸

踵余門捧狀申請謂必得余文而後已嗚呼余行能無
足稱言不見信於人二子何所取於余而為此不憚煩
耶然推二子為母氏心余豈不一紀述而聽其湮沒耶
於是勉為屬辭其文之足俾孺人與否姑勿論焉
吳孺人乾隆己未科武進士由御前侍衛歷任江西南
贛鎮總兵歸安吳倫元孫諸生治馨女適文學同里孫
錦里其子婦亦氏吳歲貢生吳鈞孫諸生駿女適府學
附生孫楨姑與婦同出一族也錦里字鳴珂余族兄弟
行齒長於余二十餘歲然居相近時與晤語相習也兄
承累代儒素家故貧常負耒數百里外又嘗遠遊畿輔

館澳鄞間諸守令孺人理家政勤操作奉堂上必求當
腴教其子恂誠讀書克有令譽門以內整飭無譁里黨
咸嘖嘖稱道之其後兄僑遊歸里居數年而卒又數年
髮逆起廣西癸丑以後蔓延大江南北至庚申偏擾浙
東西諸郡邑逾一年逆艘驀地駛菱湖至則賊數千人
同時登岸大肆蹂躪孺人闔署與子婦謀奔避婦於是
左抱幼女右與婢曰秀霞者扶孺人出甫及門遇數賊
至仆孺人於地毆婦與婢逼其室令悉出所有婦遂憤
罵奪路賊斫之血流被體賊棄之四顧不見其姑蓋孺
人知婦烈性必死於賊先自投水死婦負創號哭覓其
姑有過孺人於道者告之處亟趨往無所見婦思吾君
姑必不肯苟全也於時賊又麕至懷其女躍入於水秀
霞牽挽之不能止亦痛哭隨之咸豐十一年辛酉五月
二十有六日也孺人年八十婦三十有一女三齡耳秀
霞十有三當是時戚族逃散竟無有辨識屍身為之殮
殮者歸之藁葬而已迨變亂滅上模星奔歸無及矣訪
之鄰嫗之同奔者知其狀如此曾不得憑棺一慟也可
哀也已乃模窆其考於前墟祖塋日遂升母妻俱招魂
而葬焉孺人生三子長邁春前卒次椅次模二女皆幼
殤婦生一子炳熊二女一殤一挾以同殉者

世均曰孺人以耄耋之年皤皤黃髮賊亦人耳使其遇賊時少隱忍焉未遽加刃於其身是固可以無死也然而孺人為其子婦計為是時之凡為婦女者計不於此激勵之恐或多所瞻顧操心危慮患深其孺人之謂歟卒使其婦奉先立之型而無知之弱息下賤之錫罹其咸其義概有以也夫今日者

朝廷降烏頭之錫閭里著彤管之輝其為門户光何如哉而余則更有說焉孺人先事遣其子若孫遠去若預知他日之變者然然則死者既得其死生者復得其生孺人自當含笑於九泉豈子若孫尚不能無遺憾其間乎夫為孺人子孫者而不以孺人之心為心吾未見其可也

孫烈婦吳氏家傳

孫烈婦吳氏名馨宜歸安菱湖庠生孫沛霖妻同縣射村太學生吳增懋女母陳氏大父又祿諸生一字曉椒學者稱曉椒先生世父增嘉中甲科官州牧自署小匏學者稱小匏先生文名藉甚為世推重氏生而濡染家詩禮之訓自幼端莊不苟言笑年十九歸沛霖咸豐十一年十二月髮逆再犯菱湖於時鄉中稱安堵沛霖挈漁舟載婦泊一艀逸遽而北徙入城居道出路村值敗

兵衝至舟不前見鄰舟紛紛被擄亟登岸而舟亦被短
擄去園訪戚好慎孝康承彝家借宿已盡室遠行一老
嫗留司啟閉氏向索鍼綫密縫上下裏衣設巨翦懷之
促沛霖乘夜覓路前行己則誓死於賊執不從行蓋恐
爲夫君累也沛霖不得已戒其婢緊相隨而伺之揮淚
而别迨日出氏挈婢至村後農家楊氏寄居浹日賊大
至四下焚掠主者遠去氏見火光燭天闔扉危坐賊排
闥入氏從容從側門出投魚池溺焉賊黨爲撈救復以
稻藁有頃氏少甦顧視賊猶在以翦自刺賊奪其翦即
以翦刺賊臂賊負痛而斃將加刃於氏有黄衣賊目急

呼麾賊去婢負氏復至屋中乘閒解帶自縊婢聞奔救
不及時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有五日也年四十有
四明日傷臂賊又至將甘心焉見死屍在則以繩束兩
足倒懸梁上以洩其忿擄婢去同治元年正月三十日
婢自賊中逃歸見家主流涕爲言别後情事與主母殉
難顛末於是命隨往路村認識屍身其時發逆出偽示
安民嚮所主楊氏子已於先一日還家將屍解下振坎
淺瘞計倒懸三十有三日正當冰雪冱寒之日未即腐
壞遂以隨身衣履殯於袁家灘山麓錫曆祖塋
世均曰余族弟沛霖自狀其婦殉難事千餘言丐余爲

之傳余辭不獲溯吳氏來歸建事舅姑為所鍾愛處妯娌和小姑姻以內無閒言二十餘年矣余稔知其淑慎不具論論其大者弟又聞諸其婢云方事之殷也黄衣賊目從屋中拽婢出勒取財物婢瞀亂語之曰池旁有藏金賊毆婢引示其處婢又瞀亂指之曰此當是也搖之果得一小匣皮面剝落啟視皆巨珠賊目大喜呼羣賊持之而去故氏得緩須臾死然使氏濡忍不即死傷臂賊復來其能免於荼毒乎此見幾之貴早也嗚呼人嘗可以死可以無死時或不能自引決以致負其初心史書所記雖士大夫有不免是者氏以一女子堅持其

志終始不渝其烈有足尚已此吾弟過時而猶慈涕也夫

書下菰城兩代先塋并先人行略 孫氏第十一世第十二世

鄣城西南二十五里曰下菰城者蓋鄣城本為菰城而此為下菰並以澤中多菰草得名楚春申君黄歇建築自下菰村步行山徑不二里一峯秀拔曰香林山世均曾王父太學域予公墓在山椒公諱宗儀字嫡萊晚號域予以為嚴徵爾其地公自購置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歲公年七十五而卒權厝其地者五十載至嘉慶戊寅己卯閒吾父獨任營葬稟命兩叔父質之從兄弟華曾

之傳余辭不獲溯吳氏來歸逮事舅姑為所鍾愛處妯娌和小姑姻以內無間言二十餘年矣余稔知其淑慎不具論論其大者弟又聞諸其婢云方事之殷也黃衣賊目從屋中拽婢出勒取財物婢詐亂語之曰池旁有藏金賊毆婢引示其處婢又詐亂指之曰此當是也掘之果得一小匣皮面剝落啟視皆巨珠賊目大喜呼群賊持之而去故氏得緩須臾死然使氏濡忍不即死傷臂賊復來其能免於荼毒乎此見幾之貴早也嗚呼人當可以死可以無死時或不能自引決以致負其初心史書所記雖士大夫有不免是者氏以一女子堅持其志終始不渝其烈有足尚已此吾弟遇時而獨悲涕也夫

題下小注十字似可刪去

先塋并先人行略 孫氏第十一世第十二世

君城西南二十五里曰下蔡城者蓋郡城本為蔡城而此為下蔡並以澤中多蔡草得名楚春申君黃歇建築自下蔡村步行山徑不二里一峯秀拔曰香林山世均曾王父太學斌予公墓在山椒公諱宗儀字燏棻晚號斌予以為歲歡爾其地公自購置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歲公年七十五而卒權厝其地者五十載至嘉慶戊寅己卯間吾父獨任營葬秉命兩叔父實之從兄弟輩皆

是之乃來公生母朱孺人居中公及陸王兩孺人側室王孺人合五柩而窆之始得安夫宅兆矣惟我曾王父承累代儒素公考臥雪公既嵗艱厄已甚公生十七歲而孤備極荼苦甫弱冠即客游山右以名法佐州縣治有聲乾隆以還里中多幕游山右者族人亦甚盛其源自公也公在晉先後歷二十餘年辭之而歸茅莊分地無多而屋宇頹落無可棲止於是於曾祖宅畟公舊第頤壽堂東偏購屋而奠居焉數十年後頹遺紛更至道光初吾父力圖恢復復擴其基址久之方落成今所居宅是也嗣吾父為王父卜兆有年最後於曾王父墓造

東百數十武得地密邇善甯庵購之遂負土成墳於道光五年乙酉奉王父蓉莊公王母章孺人兩柩合葬焉王父諱樹瑛字仁寶先世居芙蓉莊數典不忘自號曰蓉莊入邑庠年才十九再應行省試不售亦赴山右蓮幕曾王父以名法著稱於晉所主皆敬禮備至倚如左右手生平仗義疏財館穀贍家外不使少有贏餘以百金數十金濟人困厄歲習以為常族祖彤弨公書歷舉數端述示世均為彤弨公與王父同客晉翼平日誼最篤目擊其事故能道其詳王父館陵川數載而病吾父家居聞之馳省及至已辭世數月吾父以不得視含殮

抱恨終身時乾隆六十年乙卯王父年五十餘年扶櫬
歸葬引之日陵川士民百里内路祭不絕皆與吾父抱
持痛哭而别此吾父所身親者其士民又撰送行碑記
刻石置之佛廬迄今猶在同里岳君麗生於道光末遊
道經陵川入廟見之循讀再三摩抄不忍捨去計其時
五十餘載矣岳君歸里為世均言之此吾父所不及知
者竊思去思之碑古人容有然官於其地者未能必得
也王為幕友而作蓋古今金石文字中絕無而僅有者
矣嗚呼何修何飭而得致此哉吾父暮年閒居一日呼
世均語之曰曩時陵川民歸相約一歲後重履其地抵

家數月假復就道王母為不懌者累日乃輟山右之行
近遊淮南北期不出千里之外以便歸省迄不復踰太
行而西浮沈於兩淮而終老焉云云曾王父之歿吾父
生二年矣王父之歿世均猶未生故於先人行誼歲遠
無能紀次吾父所嘗提命及平昔聞於人者謹述一二
以示後人我後人當知所自處已暮甯庵南向其東帖
近下蔡城中隔一小澗其澗亦水涸時居多入其城無
所見竹樹亦不多未見有蓊鬱之象更不見所謂長煙
亭者嘗錄得明張羽
本朝厲鶚五言古詩各一及明鄭明選游記先塞副公

長律升鄰志考訂語敘乞善書者書之刻石嵌置壽宮
庵歷閣而事未舉行庵姪賦嬰尚何言哉同治十一年
壬申冬日入山祭掃歸而書此時年七十又一

江南淮安府山清外南河務同知加知府銜性餘王公
墓志銘并序

公諱士鍾字際和一字性餘太原王氏明嘉宗朝曰宗
祥者由休甯徙歸安之菱湖曾祖邦彥本生曾祖英祖
熾本生祖騂並以子孫貴為贈封官考建歷仕至江南
淮揚兵備道淮揚公宦河上屢蹟屢起前後餘三十年
淮揚公卒又之公繼至河上承辦大工署要缺條補多

歷年所嘉慶十九年始投徐州府邳北通判道光改元
升淮安府桃北同知三年加知府銜調山清外南同知
外南為河漕總滙地公於宣防轉漕諸事綱舉目張無
不就理為河道總督黎襄勤公所知奏譽為通河第一
而尤以植柳方嚴見重一時黎望大起昔淮揚公再任
外河同知著有成績公今所蒞即淮揚公舊治及是公
勤勞河事亦適三十年人謂行且優擢以繼其先觀察
後也未幾襄勤薨張公文浩繼為總河四年秋黃河盛
漲倒當塞聚黃壩毋令黃水溢入運河壩之啟閉為外
南職司公援例請於河督者三河督置而不問由是病

鳴濤 居賢 石泉後柳存題進作

慶加 程啾 瑱謹

悉考訂語錄乞慕書者書之刻石嵌置善甯
凡屋間而事未舉行庵經賦毀尚何言哉同治十一年
壬申冬日入山祭掃歸而書此時年七十又一

江南淮安府山清外南河務同知加知府銜姓餘王公
墓志銘 并序

公諱士鐘字際和一字性餘太原王氏明嘉宗朝曰宗
祥者由休甯徙歸安之菱湖曾祖邦彥本生曾祖英祖
焜本生祖驊並以子孫貴為贈封官考建屡仕至江南
淮揚兵備道淮揚公官河上屢躓屢起前後餘三十年
淮揚公年久之公隨至河上承辦大工署要缺候補多
歷年所嘉慶十九年始投徐州府邳北通判道光改元
升淮安府桃北同知三年加知府銜調山清外南同知
外南為河漕總滙地公於宣防轉漕諸事綱舉目張無
不就理為河道總督黎襄勤公所知奏擧為通河第一
而尤以植躬方嚴見重一時聲望大起昔淮揚公再任
外河同知著有成績公今所莅卽淮揚公舊治及是公
勤勞河事亦逾三十年人謂行且優擢以繩其先觀察
後也未幾襄勤薨張公文浩繼為總河四年秋黃河盛
漲例需塞槊黃壩毋令黃水溢入運河壩之啟閉為外
南職司公援例請於河督者三河督置而不問由是病

運河又值淮水大至河湖合併蓬決高家堰次年春又
漫東清壩雖二壩旋堵而淮揚二郡被傷甚重漕船不
復出御黃壩而淮塘之說興焉方決口時大學士汪文
端公奉
命來勘河督獲重譴公以屢啟河督不見省素牘有稽
罪不及覲公於受知襄勤及見原文端而復知大臣為
國家愛惜督才務全善類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有非尋
常所能測識也嗚呼忠豈非公之厚幸哉其後總督河
督合詞奏公年老令以原官休致公罷歸僑寄居平湖
委家事諸子日惟臨池自娛嘗手鐫私印曰當湖寓公

作書遇得意輒以識之平湖地濱海紅夷弗靖浙東連
城被陷其年冬公舊恙足疾間作嗣又苦脾洩比乍浦
陷而縣城內居人兇懼時公疾久而轉劇諸子奉以返
蔆湖故居逾月而卒長君客中州次君以下五人泊諸
孫十三人曾孫一人皆在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
日也得年八十有七先是公不忘故土卜兆蔆湖南十
五里上五壁之原豫築生壙公配胡恭人先卒窆於右
穴長君奔喪歸以十一月十二日啟左穴以公恭人合
葬奉狀乞墓幽之文維公歷官有聲居家教子孫有法
可為當世之完人固合銘法而余則何敢諸子以時方

多故亟欲襄大事俾世均儆爲誌銘納諸壙再三請謚
辭不獲謹按狀而書之往胡恭人就窆公自爲誌而自
書之恭人家世及子姓之詳已見公文者不復具乃爲
公銘之銘曰
河淮泗運或析或奔外南是閒卓彼先公一再樹功其
應不窮逮公絓止方期濟美思顯於是歸隱林泉供養
雲煙以樂餘年子孫繩繩角列耆輿朝簪嗣登首邱夙
慕故鄉無斁藏之永固

寒燈課子圖記

族叔嘉申童年失怙賴族祖母徐太孺人教養成立當
君之既孤境遇艱厄有常人所不能堪者太孺人惟教
之讀書嘗中夜一燈熒熒機杼聲與書聲相答君每念
前事不能自已延工畫者爲寒燈課子之圖以示世均
命爲文記之蓋君善承母教早歲卽爲童子師以館穀
資其生幾三十年矣太孺人受潔白之養怡然有以自
樂也余嘗見君一室中羅致生徒十餘人與之朝夕伊
吾無厭倦之色若不知有人世富貴利達之事者然則
君今日所以課弟子與太孺人當日所以課君其意豈
有異乎人皆推君之善教而不知君稟母教以爲教者
有如是也夫君自爲弟子員閒一赴省試不數數至焉

蓋君體弱善病每當賓興之歲太孺人輒先期約止之
君亦不忍一日離其親故隸籍學宮而足不踏省門者
有年夫出處一事也仕隱一理也異日者君或得志行
道有致君澤民之責其何以應之予亦如君之教其弟
子者而已亦如太孺人之教君者而已取之其懷而予
之豈別有異術哉雖然此非君之素志亦非作圖之本
意殆不足為君道也或又謂君既如此將何以答母氏
之勤劬耶而亦非也曩者博野尹侍郎會一視學江南
一日集諸生言志有金壇段君世續者語曰生願不忘
父母而已侍郎頷之嗚呼如吾叔者庶幾爲克副此言
焉

記蔣恭靖揚州祠祀事

吾里蔣恭靖公守維揚善政非一見於明史列傳及揚
州湖州二郡志者班班可考揚城南門内有所謂護國
禪院者蓋元係恭靖專祠後人有所移易而額猶可見
也其祠宇未為宏敞其外有額刻護國禪院四字嵌入
門首壁上廳事正中供設佛座恭靖塑像與木主反置
之西北隅據地二三尺耳廳事懸掛一楹一對皆頌恭
靖善政無所謂佛語菩薩語也而像與主乃似近歲重
新非數十年百年舊跡此真不可解者明史云遷陝西

蓋君體弱善病每當賓興之歲太孺人輒先期約止之君亦不忍一日離其親故隸籍學官而足不踏省門者有年夫出處一事也仕隱一理也異日者君或得志行道有致君澤民之責其何以處之乎亦如君之教其弟子者而已亦如太孺人之教君者而已取之其懷而予之豈別有異術哉雖然此非君之素志亦非作圖之本意殆不足為君道也或又謂君既如此將何以答母氏之勤勘耶而亦非也曩者博野尹侍郎會一視學江南一日集諸生言志有金壇段君世續者語曰生願不忘父母而已侍郎頷之嗚呼如吾叔者庶幾為克副此言焉

楄亭作扁

記蔣恭靖揚州祠祀事

吾里蔣恭靖公守維揚善政非一見於明史列傳及揚州湖州二郡志者班班可考揚城南門內有所謂護國禪院者蓋元係恭靖專祠後人有所移易而額然可見也其祠宇未為宏敞其外有額刻護國禪院四字嵌入門首壁上廳事正中供設佛座恭靖塑像與木主反置之西北隅據地二三尺耳廳事懸掛一楄一對皆頌恭靖善政無所謂佛語菩薩語也而像與主乃似近歲重新非數十年百年舊跡此真不可解者明史云蒞陝西

參政後揚人爭出貲建祠祀之湖郡志序揚民感泣祠祀亦在廵撫河南及晉工部尚書前是則生爲生祠迨恭靖薨之後援段而爲神之義永永尸祝以至於今豈不懿歟又或當時祠祀非止一處其主又或後來改題皆不可知觀木主結銜數十字極爲爾當必士大夫好義者之所爲非夫市井與草野之爲之也吾謂揚之士大夫當詳加考辨爲公改正庶足以妥公之靈而見揚人崇德報功歷久不忘之雅意焉謹書以俟之道光九年己丑三月朔日同人往謁歸而記此

楹聯曰弗私片紙弗斂一夫允矣民之父母不畏權璫不阿俾弁誠哉國有備良聯語按切四事皆見明史及湖郡揚郡志傳權璫謂吳經邛得俾弁謂江彬史傳有旣歸僻處陋巷云云蓋謂里中新街牌樓頭一帶也

重修菱湖主簿公廨記 代尭右尹作

菱湖自唐寶歷間崔刺史開凌波塘民始聚廬而居明洪武間嘗設務官其公廨即今所謂務地者是

國朝乾隆十三年戊辰邑右尹來駐始建衙署迄今百有餘年丙辰十月余承乏於茲見廨宇傾圮亟思修葺遷延币歲始得請於上臺借款興修經始於戊午春三

閱月而竣事又於後園闢數楹為內寢若庖湢於是稱
苟完矣借款實得錢百五十餘緡余捐廉者百八十餘
緡余之為此也竭其綿力厥惟艱哉顏驪事曰又新莫
復之來居者因其已新而賡續之是予所厚望也抑新
民必本自新亦余今日所自勵焉

十世祖專祠重建紀事

先塞副公自前明當道為建專祠里中其為祠屋四進
又祠後道下賃人樓屋二進悉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
被賊焚燬雖荒草十載於茲維我祖垂裕後昆食德
服疇迄今三百餘年矣凡在後嗣履茲土蓋無不盡
焉心傷已檢閱公堂簿籍嚮惟祠後屋租四十千本祠
祀事及溪西千金下沈三處春冬展墓咸於此四十千
內開支有絀無贏今則一旦俄空焉鄉祖十餘千第存
其名兵燹後益難收取租米數石抵完條漕人人從浩
叔中來有非止回力綿而已者踰越歲時迄無成議不
得已擬先蓋頭廳奉安神牌於中如期致祭往時川堂
之後元有樓屋數楹界守祠人居住擬於故址搆平屋
三間少節縻費俾守祠者棲身有所凡皆苟完而已祠
宇灰燼之餘所賸牆垣甎石尚夥為匪類偷竊垂盡雖
嘗鳴官諭禁而露處一無障蔽難以識察因亟居匠就

閱月而竣事又於後園闢數楹為內寢若庖湢於是捐
苟完矣借款實得錢百五十餘緡余捐廉者百八十餘
緡余之為此也竭其綿力厥惟艱哉頗勵事曰又新冀
後之來居者因其已新而賡續之是予所厚望也抑新
民必本自新亦余今日所自勵焉

十世祖專祠重建紀事

先寔副公自前明當道為建專祠里中其為祠屋四進
又祠後遺下賃人樓屋二進悉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
被賊焚燬離亂卑十載於茲雖我祖垂裕後昆食德
服疇迄今三百餘年矣凡在後嗣履畝無土蓋無不盡

擬當作儗

焉心傷已檢閱公堂簿籍嚮惟祠後屋租四十千本祠
祀事及溪西千金下沈三處春冬展墓咸於此四十千
內開支有絀無羸今則一旦俄空焉鄉祖十餘千第存
其名兵燹後益難收取租米數石抵完條漕人人從浩
叔中來有非止曰力綿而已者踰越歲時迄無成議不
得已擬先蓋照廳奉安神牌於中如期致祭往時川堂
之後元有樓屋數楹界守祠人居住擬於故址搆平屋
三間少節經費俾守祠者棲身有所凡宵苟完而已祠
宇夾爐之餘所賸牆垣瓴石尚夥為匪類偷竊垂盡雖
嘗鳴官諭禁而露處一無障蔽難以譏察因亟召匠就

所定擬估計須制錢七百千上下家居于姓竭力措捐未能得半高之族人性行起寅許為代籌又九世祖白灘公公堂七世祖完爂公公堂簿有餘貲挪移應付遂於同治己巳十月興工逢延至明年冬盡併後平屋以次畢工焉嗚呼厥繼縣哉今者大廳未建肖象未塐其賛屋基址成為曠土所願他日本支多有力之家共展孝思經之營之盡復舊觀是亦勿棄基云爾是役也世均與族弟沛霖元臣三人者始終其事爰泚筆書此以諭後人至借款捐款用數一應出入別有錄存茲不備

及同治十年辛未正月十二日祭畢十世孫世均謹記

又公下沈墳山嘴有墳庵屋兩進顚整齋舒展去墳荃半里而近亦於辛酉冬寇至被焚遂成白地嗣經墳丁支梨草房居住非久長計也並當力求興復冀仍舊貫此非可置為緩圖者用特附書於此是所屬望焉世均併識

菱湖草堂故址重搆記

草堂族祖徵君叶飛公故居也于姓居此歷百有餘年矣至嘉慶間後人絀於力未能及時修治草堂及前後屋數十楹先後頹廢焉歷今又五六十載棄其基廢而勿營遏之者不無海桑陵谷之感已公九孫字立凡余

籌當作籌

所定擬估計須制錢七百千上下家居子姓竭力措捐未能得半商之族人性行起寅許爲代籌又九世祖白灘公公堂七世祖完嬰公公堂簿有餘貲挪移應付遂於同治己巳十月興工迨延至明年冬盡衖後平屋以次畢工馬鳴呼厥締艱哉今者大廳未建肖象未塐其質屋基址成爲穢土所願他日本支多有力之家共展孝思經之營之盡復舊觀是亦勿棄基云爾是役也世均與族弟沛霖元臣三人者始終其事爰泚筆書此以諗後人至備款捐款用數一應出入別有錄存茲不備

及同治十年辛未正月十二日祭畢十世孫世均謹記

又公下沈墳山嶼有墳庵屋兩進頗整齊舒展去墳塋半里而近亦於辛酉冬寇至被焚遂成白地嗣經墳丁支裾草房居住非久長計也並當力求興復冀仍舊貫此非可置爲緩圖者用特附書於此是所屬望焉世均併識

菱湖草堂故址重搆記

草堂族祖徵君叶飛公故居也子姓居此懸百有餘年矣至嘉慶間後人絀於力未能及時修治草堂及前後屋數十楹先後頹廢焉迨今又五六十載棄其基廢而勿營過之者不無滄桑陵谷之感已公元孫字立凡令

族兄弟行也乃長於余者十有餘歲然頗與相習兄酐
謹老成力不能赴試生平最嗜讀書以課徒為業與嫂
氏吳勤儉治家庭雖有無居處相莊數十年如一日也
嫂氏知書好文善鍼黹夫婦皆有志興復祖屋然而無
財不可為悅各賫志以殁遺命其子仲存努力成之獨
留時惟此為乾乾沖存相繼為童子師旋補博士弟子
員惴惴焉奉承遺命終始勿渝早歲即節縮衣食錙積
寸累久之遂於故址迤西尋丈構屋三楹仍顏曰菱湖
草堂又於迤南數武臨河構為門逕雖苟合苟完未臻
富美視前人規模不如遠甚然苟心存肯構念切循牆
安見異日之不盡復舊觀哉思二人之志意繼列世之
創垂仲存惟勉焉而已

茅莊感舊圖記 代兄子汝纖作

七世祖文學公生平宅於茅莊別墅鹿門先生與先
世同年友善用移贈焉今里人猶呼茅家莊云公於莊
內隙地搆一小亭落成之日適當嚴雪交加因其象形
顏曰雪笠同里岳泗庵陸耐雪家望兮諸君時來觴詠
亭中事在康熙中葉幾二百年矣文采風流猶可想見
諸君留題雪笠之作裒然成集今散佚之餘猶有
一二存者夫遺跡久湮固不可復見矣而地址所在則

依然世業相傳也小子不敢忘誦清芬餟繪等莊咸舊
圖纂承先德未逞妙手尚託諸空言先乞從弟叔箭吏
部書此二字隨地以作清供仍爲異日繪圖張本云爾

延平甎硯銘 并序

粵東顏太守偉人僑居吾里得一磚側有文曰延平元
年四字以下斷去隸法質實而筆勢正復雄動陽鐫隆
起其爲漢物何疑甎文自鄱陽洪氏採入隸釋久矣爲
世所重近時好古之家亦頗從事於此延平東漢元號
僅一年其年太歲在丙午與洪氏所紀五甎先後數十
年間耳物之顯晦固自有時耶太守就其殘缺裁成一
硯所爲因勢利導有如此者蓋治術教術胥於是乎見
端矣爰爲之銘曰

東京搏埴洪氏錄其五延平偶佚當時未入譜名陶出
土復幾年琢以爲研寶凡是揮毫落紙如雲煙卜他日
兮循良者精吾知汝兮必預有力

黃龍甎硯銘

席遺業霸江東膺天瑞命黃龍金陵王氣久銷沈吳宮
花草香難尋泥塗畎畝流轉兮千古獨有桑鄉瓦礫陶
泓兮嘉名寵錫

永嘉甎硯銘 并序

書衍二字似應作國博留於書目豈敢隨以作清供賴受
此條[illegible]作據[illegible]

依然世業相傳也小子不敢忘藹清芬徵繪芋莊感舊
[illegible]已從弟叔苐吏
[illegible]圖張本云爾

粤東顏太守偉人僑居吾里得一磚側有文曰建平元年四字以下斷去隸法質實而筆勢正復雄勁陽鍚隆起其為漢物何疑顏文自鄱陽洪氏採入隸釋久矣為世所重近時好古之家亦頗從事於此建平東漢元號僅一年其年太歲在丙午與洪氏所紀五甎先後數十年間耳物之顯晦固自有時耶太守就其殘缺截成一硯所為因勢利導有如此者蓋治術數術胥於是乎見端矣爰為之銘曰

東京搏埴洪氏錄其五建平偶佚當時未入譜名陶出一復幾年琢以為研賓几是揮毫落紙如雲煙卜他日兮循良著績吾知汝兮必預有力

黃龍甎硯銘

層遺業霸江東會天瑞命黃龍金陵王氣久銷沈吳宮花草香難尋泥塗畎畝流轉兮千古獨有桑揶瓦礫掬汲兮嘉名寵錫

永嘉甎硯銘 并序

筵

古甎半截僅存永嘉元年四字與運甓齋所藏全甎同
出一笵其全甎余嘗為掌書跋之偉人太守久客龍湖
與余筆日夕過從賓主忘形談諧間作致足樂也太守
得此甎製為硯屬余銘之將以存聚散之迹且以為異
日春樹暮雲起興焉爾是不得以不文辭矣乃銘之曰
斷甎零甓最宜墨永嘉所陶半缺蝕清遠湖山聿拾得
均也銘之漱六刻

建興甎行匳硯銘 并序

殘甎一角祇存建興二字隸體反文斲為小方研舟車
中取攜為便是行篋中物也從事筆耕者所亟欲得之
為銘之曰
西晉斷甎斲為硯田行人利用所在豐年

鳳凰甎水注銘 并序

零落殘甎如拳如卵有鳳凰二字明白完好可觀蓋吳
主孫皓紀元也吳君瘦緣拾得之斲為水注以遺余古
雅無其倫比何啻百朋之錫已因為之銘以誌拜嘉之
意銘曰
恣揮灑墨流香附四譜兮文房非時見鳳皇青蓋入洛
陽甎缺兮不復完巧製兮忽斑斕 宋人文房四譜硯語中附以水滴器

鳳皇甎硯銘 并序

吳主孫皓以鳳皇紀元凡二年余所見鳳皇甎有三范字形大小不同字皆不劣此斷磚尚存年號二字以字形大小論此其三范中之中者耳吳君瘦緑藏專有年手製為研以贈偉人太守摩挲愛玩不啻象牀金玉視之聞者出示座客并屬余銘之余謂以皓之殘暴國勢危如累卵而當時陶甄之精善文字之蒼古徵來兩晉瓴甓殆不如遠甚雖然小道可觀究何裨於國是自作孼不可逭殆即皓之謂與書此以質太守兼視吳君為之銘曰

麟非其時吾道窮鳳非其時霸業空斷甎妙手加磨礱書窗寵秩誰與同文成良年光熊熊鳳兮鳳兮紀爾功

吳母陳孺人頌并序

吳母陳孺人勉齋太學德配詩人曉椒先生子婦也太學早世遺二子二女皆幼孺人躬操井臼教督之俾各成立授室遣嫁俱及時而鄉門庭粲然復興迄今長君星槎貢黌序次君輯五以佐治有聲隨所至無不倒屣而迎閭閻內雍雍肅肅家所以博堂上歡者無不至蓋二子知讀書不敢墮晚椒先生遺志皆孺人力亦二子之善承孺人訓焉孺人長女歸余族弟沛霖當逆燄方張時投葡拒賊從容投繯而殉余為作孫烈婦吳

氏傳言其明決自裁士大夫有弗建者夫剛大之氣雖回天撥亦豈非稟承有自哉歲行在卯節屆中秋孺人以舜考終春秋七十有八上距太學殁已逾四紀矣余弟書孺人事狀見示且屬一言以紀之余受而卒讀核厥嘉休宜使其後嗣有述爰綜始末為之頌曰

猗歟賢母亦父亦師教成二子名譽載馳室家再造顛厦力支履亨出險痛定而思蘭生空谷芬芳自怡一庭和樂行道嗟咨先人翰采刺史妝之清門積厚再振奚疑振振麟趾真懸重慝女宗雖杳家法以垂下交令子上貳母儀抒情頌德昭示來茲

卞明府像贊

昔庚申歲寇躪荆吳鄉國才傑筮仕彼都人懷製錦僶俛馳驅紆籌玉帳阻險江湖蜂屯蟻聚力竭枝梧玉石同碎原野膏塗時惟撫部臨難捐軀成仁取義聞者長吁繄伊明府幾日飛鳧翩翩公子銜衔通儒賢考先揚公深於經學小學各有成書君能承其業倫達乎世優優政數經歟推化與俗吏殊黃巾肆逆奮戈而狙望氣自甓城亡與俱君嘗讀虎鈐經導望氣之法先見其微嗚呼移孝豈愛髮膚致身委質人臣之模朝廷優卹雨露沾濡焜燿閭里撫部同符士承教澤永矢勿諼嶽共祠祀甓城之隅克家令子鞠毓星圖徽詞

徧及盡戕濫等九峰依舊足懸黃墟幾多故壘蕭蕭荻
蘆

附金壺遯墨十明府事　　山陽　黃鈞宰　天河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
物斛橋為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紳
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青
戰於吳江之勝墩長青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
兩旬之間連破州縣二十八九五月癸卯由青浦進
犯松江知婁縣事十乃謀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十
回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

寥十獨率勇迎擊賊稍卻已而從賊蜂擁火器不給
乃謀收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鎗於馬上猶據
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謀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濮
陽令高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高名拉布彭
忘其名

施亦吾文遺像贊

輕世肆志直一番連詩酒寄興是曰游仙高臥紫桑閒
身天付腹笥便便鄉邦掌故望衙而居游從狎熟撒瑟
告終纂草遺宿克家有子食德服疇敬共眞像益勵爾
猷耆舊可傳去豈必公卿習鑿齒出為叙平生賢子抹

徧及邀我濫竽九峰依舊足蹤黃墟幾多故壘蕭蕭荻
蘆

附金壺遯墨十明府事　　山陽　黃鈞宰　天河

此條近人讀都刪去亦可

[illegible]省垣四面受敵不敢據守日驅丁壯運
[illegible]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殺
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
戰於吳江之勝墩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
兩旬之間連破州縣二十八九五月癸卯由青浦逼
犯松江知婁縣事卞乃譝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卞
回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
寥卞獨率勇迎擊賊稍卻已而從隊蜂擁火器不給
乃譝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
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譝之外甥有秀水令彭君滌
陽令尚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尚名拉布彭
忘其名

陷當作陷

銃當作銃

拖亦吾丈遺像贊

輓世肆志直一醫連詩酒寄興是曰游仙高臥柴桑閒
身天付腹笥便便鄉邦掌故望衡而居游從狎熟撒琵
告終纂草遺宿克家有子食德服疇敬共真像益勵爾
猷耆舊可傳去豈必公卿習鑿齒出為叙平生賢子捄

圖徽詞懇及展對凄其風儀如挹

男 汝鏸 汝鈖 仝校

姪 錫社 參校

族譜擬稿

歸安孫世均平甫著

先九世祖明贈承德郎白灘公事略 第六世

公諱鴻漸字伯羽寔副公長子周宜人所出以祖考妣

葬千金白魚灘公系屬冢嫡自號白灘以誌遺澤增例

生第三子懋格仕贈公徽仕郎驍騎右衛經歷司經歷

加贈承德郎陝西甯州州同同（加贈見府志）公長於詩著有

遺經樓詩集久佚歷世傳誦遺經樓有白燕來巢漫賦

一絕云素衣全不類烏衣珠館春風見亦稀落盡梨花

飄畫閣日斜樓外一雙飛此詩寶傳經數百年矣此外

圖徽詞褒及展對淒其風儀如挹

男 汝鑪 汝錫 仝校

姪錫社參校

族譜擬稿

歸安孫世均平甫著

既作族譜似可毋庸避諱
魯星公手批閱

先九世祖明贈承德郎白瀨公事略 第六世

公諱鳴斯字泊羽寓副公長子周宜人所出以祖考妣

[illegible]公系屬家嫡自號白瀨以誌遺澤增例

生第三子懋格仕贈公徽仕郎驍騎右衛經歷司經歷

加贈承德郎陝西甯州州同 加贈見府志 公長於詩著有

遺經樓詩集久佚歷世傳誦遺經樓有白燕來巢漫賦

一絕云春衣全不類烏衣珠館春風見赤絲落盡藜花

飄盡絮日斜樓外一雙飛此詩實傳誦數百年矣此外

詩文無有存者公生平行誼舊譜既未嘗紀載代遠年
湮審無從徵辨公五子壽六十有七卒於萬歷壬寅祔
葬烏程下沈村大陽山塋副公兆域內又安堂詩集有
孫句灘招飲泗水庵一詩詩云攜酒同看雪後春江鄉
又見物華新溪邊魚鳥忘機慣來往何曾避醉人讀雪
漁翁詩頗足想見公在日風趣亟錄附於此

明處士祖溪公事略第六世

公諱鴻沐號祖溪兗州公季孫諸生埜山公鎬子公有
子四人有女適舉人刑部主事石塚嚴錫生子爾珪爾
琮皆進士爾珪歷仕江西參政爾琮歷仕吏部主事爾
珪子書開字三求舉人工詩古文辭遭國變隱居苓山
改苓山爲遁山著有遁山集行世集中述懷紀略四云
孫太翁諱鴻沐號祖溪予祖妣孫安人爲太翁長女性
剛直其行事無不可告人者好集鈔書有見即欲然手
鈔之已爲人取去亦不顧問於所如觀疏貴賤閭有小
疾痛即扶所手鈔書走視之其治症多奇效或酬以金
帛則大笑棄去晚家靈山之麓方春遊觀殊感翁蒼顏
白髮攜杖逍遙於其中或偶覩冶容麗服則大喜賦詩
而歸比歸人或就問其所爲詩則曰已忘之矣嘗聞古
至人如嬰兒翁其嬰兒乎崇禎庚午卒壽八十有五

詩文無有存者公生平行誼舊譜既未曾紀載代遠年
湮宗無從纂輯公五子壽六十有七卒於萬歷壬寅尉
葬烏程下沈村太陽山塢副公兆域內又安堂詩集有
孫白瀨招飲泗水庵一詩詩云攜酒同看雪後春江鄉
又見物華新溪邊魚鳥忘機慣來往何曾避醉人讀雪
漁翁詩頗足想見公在日風趣亟錄附於此

明處士祖溪公事略第六世

公諱鴻沐號祖溪兗州公季孫諸生塈山公鎬子公有
子四人有女適舉人刑部主事石塚嚴錫生子爾珪爾
琮皆進士爾珪歷仕江西參政爾琮歷仕吏部主事爾
珪子書開字三求舉人工詩古文辭遭國變隱居苓山
改苓山爲遯山著有遯山集行世集中述懷紀略四云
大翁諱鴻沐號祖溪予祖妣孫安人爲大翁長女性
[illegible]告人者好集醫書有見即抄然手
[illegible]亦不顧問於所知親疏貴賤間有小
疾病即投丙手到書走視之其治症多奇效或酬以金
帛則大笑棄去晚家靈山之麓方春遊觀殊感翁蒼顏
白髮攜杖逍遙於其中或偶觀冶容麗服則大喜賦詩
而歸比歸人或就問其所爲詩則曰已忘之矣雪閣古
至人如嬰兒翁其嬰兒乎崇禎庚午卒壽八十有五 沐誌

述懷紀略四等字係書
名毋庸刪去

潜叟家譜公兄世弟有諸生名嶋湛者致同
此數語今以家譜改正作沐祖諭議作者

又〔山中興孫太公書〕云某未入山時不知身之病與否也及來此月餘外無近事中無嬰累情慮飄適若虛空然淳氣既往種種病體病相因時發露故曰治病非難知病爲難彼其株根盤繞所繇來者至深遠絶不使人知惟其不知所以轉深轉遠也不獨養生爲然卽做人亦知此發榮茂美之日虧損必多疾忙引退然後知不足耳公因深於斯二者也卿相與言之又〔北學雜錄〕云憶丙寅歲家大人迎孫左溪太翁至海陵署祝翁八袠書聞一日獨侍翁翁言六七歲時所居拳山有拳老翁者每朔旦必適山而歌時年九十七歲矣問歌何詞則曰吾先祖之志也吾祖少業儒已棄爲農耕於此山之麓其爲人異甚時時上峰頂踞盤石南嚮作歌曰式予攸常上帝皇皇莫九綱沒世不忘歌竟長嘯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壽百歲且卒顧予父云汝必無忘此歌父時甫五歲不知此歌何爲者第效其音節爲唱嘆而已父九十二始生予亦以命予是歌也傳百數十年矣今雖耄勿敢失墜也己丑燕歸偶夢孫翁忽憶翁此語因識之此亦一逸事殊爲可悵逸山之言如此公子姓中及吾族人盖未有知此數端者特全錄之以作左溪公傳贊觀也

明處士若沖公事略 第七世

逸山集述懷紀略四云孫翁諱懋棟號若沖左溪太翁長子古樸不似今世人最精於農桑予嘗欲從公口授著農經一卷會公卒不果翁拮据爲生不輕使一錢將歿悉盡出所有散之名山古刹人咸以爲達丁亥卒壽八十有二子爾謙字恭先諸生亦倜儻思以文自立譜未竟卒（怵此肆从家譜改正）集中有濠上逋言一則紀厥考琢如大參與若沖問答語前已錄附素庵公傳後此作若沖與家譜合逋言作沖公蓋即一人也恭先子在宸别有紀

祖溪若沖二公事略多採錄逸山集原文逸山集兵燹後散佚無存亟錄於此以誌逸行素庵公舊譜有傳此不複錄（另汝鏞撰誌）

明陝西寧州州同恒河公事略 見瀨溪氏第七世

恒河公諱懋格字斗南先室副公彞先贈徵仕郎白灘公第三子也仕驍騎右衛經歷司經歷擢授陝西寧州州同官寧州日闖兵猝至公出奇計禦之賊遂還民皆安堵乃立祠尸祝至於今未絕族祖學使公人龍於雍正九年充陝甘宣諭化導使道經其地拜謁祠下知土人戴德不衰郵邑志家乘均未爲公立傳殊爲疏略惟

宗祠特揭一扁曰策勲衆冠當日吾宗人固有知其事
者皆無人為論次諷述之也紀事詩云水西馳諭重於
山書春公達州事見縣志凡家譜奇計能令逆闖遁官小未標青史上
英心精氣照人寰得此一詩以少補紀載之闕如焉考
今甯州屬慶陽府自明以前皆陜西行省統轄
本朝分陜西逺西地設立甘肅省始隨府屬甘肅布政
使司第公在甯州時並無甘肅省名故仍明制稱陜西
甯州云爾

文學彝先公事畧 第七世

公諱懋械字彝先諸生有文名先憲副公少子文學景
屏公鴻藻子也公於順治閒校刊憲副公蘘墟閒草十
卷乞邑侯涇陽劉公考及前太和令同邑吳耕侯先生
世濟並為之序併刊附贈言一卷同人尺牘一卷九十
壽言一卷苓山和韻詩一卷迄今板片無存印本僅存
一二使非公為此一刻則二百年以來湮消霧滅早付
之無何有之鄉後之人豈復能睹此苓山詩中有出公
徵乞而得者其從族祖比部望兮公在中取原倡與和
韻諸作刻為苓山詩碑一通置五松亭中去公辭世蓋
又數十年矣莫為之前比部雖意搜羅亦無從輯得
也然則公之為功於前人不亦大莫與京乎惟公自著

詩文未見亦屬遺憾耳昔景屏公祇公一子而公有七子孫曾輩不下數十人又多隸籍學宮爲弟子員者乃遂衍至來孫而止今遂無似續矣噫此天道之難言者已公年六十有八康熙癸卯歲卒舊譜云葬士林廟西當與世均卜兆昆達暇日擬一訪之

明副貢君斐公事略 第八世

公諱拜煌字君斐萬曆乙卯科副榜爲程籍

國朝康熙乙巳公年七十有五而卒計其時入

國朝已二十二年矣蓋卓然一隱君子也公系出四支道齋公後與五支四房文學公醉庵懋和同居南浜公子姓中登科第有人歷仕途有人其蜚聲序者二三百年來相繼不絕何莫非公之遺澤耶今里中有所謂心遠堂者爲公故宅後人猶聚族居也公夙喜吟詠遺稿久佚惟傳題金陵故宮舊香一律讀之生平冗寂之氣至今如見焉詩云金掌淒風泣銅壺曙色凝凌煙輪往烈收燼失今謀薪豈歸湘客揪蘭覓故侯三秋誰復采采手誤黃鵠此見於陳無軒學博湖州詩録卷二亟録存之以示後人

明副貢君羽公事略 第八世

公諱伯炎君羽其字也號介巖崇禎癸酉科副榜而府

縣志貢生表俱未列入何其滅跡銷聲一至於是乎按
公年十七入郡庠二十三中副車是後連不得志於有
司迨明亡才三十有四入
國朝四十一年至康熙甲子年七十四而卒此四十年
中身不入場屋名不登仕版吾不知公何以自遣晚號
漁溪子顏所居曰押鷗處執友徐明經周道行有詩留
題焉公書著漁溪子說以見志云鼎革後以漁樵自牧
其生平概可知也公善為詩自其曾王父文學公芸我
鏘著有靜勝軒詩藁行世王父諸暨訓導公徽獎鴻溟
世父文學公醉庵懋和俱長於詩公匪貽有光奕然繼

作嚴孝康還山書閣序之曰其魁梧嶄岸之氣盡見於
詩驚瀾激瀉不足以為怒也長蘇蒼虬不足以為嬌也
是可以得其大凡矣惜散佚之餘厪有存者吉光片羽
後之人能不倍加珍惜耶

文學鍾山公事略第八世

公諱循竣號鍾山先憲副公曾孫白灘公第五子文學
公幼負懋朴子也諸生烏程籍公與徐周道先生同學
遂社學行為世師表又善詩最為岳泗庵先生推重然
公及身詩集已散亡故流傳絕少南齡封公祇園寺碑
記云從兄鍾山今之陶靖節也通內外典烏程閔雪蓑

先生馨亦云鍾山高曠閒靜以詩自娛不慕榮利世以比晉之靖節而舊譜不為立傳公長子方屏宏有集七卷存紀事詩謂其詩有家數其餘著述尚多不盡見四子力田大城蘆雁興山陽邊厰公壽民齋名世有蔭蘆邊雁之目今補作公傳併其二子附著之

公詩編訪不獲僅從先七世祖百歲公壽言冊內得見一篇附錄於此藉以少見一斑壬子嘉平壽觴英從兄八十吾宗世德風鍾靈歷代耆英見典型玉殿有馨新獻賦青氈無恙舊傳經年同渭老神猶旺誼比申公鬢未星矍鑠正當行樂地安車將復下林坰

先六世祖文學雪筌公事略 莱文第九世

公諱炯字孟馨又作益生（二衍）前明崇禎間諸生為百歲完嬰公長子世均六世祖考也與母弟戴之城（三衍）以莊畊同居茅莊玉樹堂莊為公高祖憲副公別業相傳同年友鹿門副使贈遺籐墉閒草中屢言溪莊即此而至今行人道經其間仍指目為茅家莊云堂東南咫尺即集墉書院其遺址後為茶亭又後為簽謎庵昨經兵燹屋盡燬矣墟堂則乾隆五六十年間尚存數楹嘉慶以還鞠為茂草矣莊內有亭曰雪筌公招集岳洄庵陸耐雪范治先諸君觴詠其間曾與盧日啟當時有雪筌

頤正順俗

先生馨亦云鍾山高曠閒靜以詩自娛不慕榮利世以
比晉之靖節而舊譜不為立傳公長子方屏宏有集七
卷存紀事詩謂其詩有家數其餘著述尚多不盡見四
刃田大城蘆雁與山陽璗顧公壽民齊名世有孫蘆
雁之目今補作公傳併其二子附著之
公詩編訪不獲僅從先七世祖百歲公壽言冊內得
見一篇附錄於此藉以少見一斑壬子嘉平壽孫英
從兄八十吾宗世德風鍾靈歷代有英見典型玉殿
有馨新獻賦青種無恙舊傳經年同渭老神猶旺誼
比申公鬢未星夏緣正當行樂地安車將復下林坰

先六世祖文學雪笠公事略 叢文第九世
公諱炯字孟馨又作益生二衍前明崇禎間諸生為百歲
宪嬰公長子世均六世祖考也與母弟載之城衍以莊
莊䑛同居茅莊玉樹堂莊為公高祖蹇副公副業相傳
同年友鹿門副使贈遺藤墻閒草中屢言溪莊即此而
至今行人道經其間仍指目為茅家莊云堂東南咫尺
即集墉書院其遺址後為茶亭又後為醬謹庵昨經兵
燹屋盡成灰爐堂則乾隆五六十年間尚存數楹嘉慶
以還夠為茂草矣莊內有亭曰雪笠公招集岳泗庵陸
時雪苑治先諸君觴詠其間曾與盧日散當時有雪笠

先生之稱公亦因以自號泗庵題贈雪笠之作先後數
十首其後人刋經野堂詩删六卷錢唐厲徵君鑒定者
諸作皆不見其中此或遺稿中先已佚去抑或徵君删
之概不可知又族祖比部公望兮投贈詩詞尺牘亦不
一而足均刋入所著大雅堂集集今已不多見而岳君
之詩比部之作稿本具在惡日久終歸泯滅坿錄於卷
用示後嗣憲副公嘗日有溪莊十詠曰蘆汀曰桃塢曰
菱灣曰竹坡曰橘塍曰巖槃曰桑林曰蓮渚曰魚滆曰
芋田俱見葦塘閒草又聞與雪笠晃逵者有桂穎堂梅
影軒學易齋芝蘭室芙蓉莊各品目歷歷見前人紀述

皆公釣遊居處之所雖遺蹤久湮亟宜備存其名步展
誦芬之志公詩文久佚絕無留遺年七十有七康熙癸
酉歲卒葬長超山在公妣陸孺人塋北西北百數十步
山勝山嶺崎嶇頗不易行得山鄉人前導仍與履平地
無大異焉公二子長子惟金傳五世而止今無繼嗣惟
金洵二子自治自溥剔葬自治子上枝以下三世祔葬
公兆域内（按公兆域西九里山二十八畝三分九釐）墓祭時從公祔食次子
諸生諱南金號臥雪世均高祖也臥雪公工作小楷得
文衡山遺意十年前尚珍藏一二今則片紙無存矣公
葬芋莊在玉樹堂臘事直北墓北向臨河其地蓋曩時

亦係居宅也按臥雪公花城名三塅五十七號地九分四釐八毫又四號荡一分三釐七毫乃基地西面一浜即寓剡公所詠菱溪也六世孫世均謹述辛未冬初時年七
十

文學翀之公事略第九世

公諱琥字克之一作翀之本支孝章公第二子邑諸生
最長於時藝里中共相推重公享高壽年八十有六康
熙壬午歲卒昔寓副公林下五十年著有廿一史纂百
餘卷手自繕寫楷書精整後遭鼎革失去宛斐公苦心
購求久之訪獲其書然不無零失宛斐公約同兄子翀
之補遺繕錄無間寒暑數年復成完書雖力不能刊剛
二公之於先人手澤其用心亦可謂至矣菱湖小志云
公讀書之所曰問心齋齋前銀杏一株二三百年物也
今問心齋久毀銀杏在道香蓋問心齋在世恩堂廳事
之後與遺經樓毘連嘗长房分授世均自童幼逮踰周
甲見道香銀杏兩人抱未竟春夏遠望頗有蓊鬱之象
秋冬則老榦參天挐攫於空中總非尋常之觀為里中
植物冠自小志紀述以來又閱百年同治初為髮賊砍
伐無存惜哉惜哉前與同人偶涉其地思向日之清陰
手澤零落蓋為心傷另汝繡璞誌

處士滑霞公事略第九世

公諱在宬字民止號潛霞霞或作崖康熙間庠士兗州公六世孫恭先公爾謙子恭先諸生有文名早卒人皆惜未竟其志潛崖公好吟詠居北橋之南顏曰駿舫閣雪夜泛秋濤岳泗庵唐西園諸先輩往還酬唱駿舫齋中木雪一日與客泗庵有同唐公達集孫潛崖駿舫有懷閔雪蓑泛秋濤作云斜日照東湖空亭水一隅焚香人意靜選樹鳥聲孤別思書堪慰閒情酒漫呼滄洲看不極嗟此著潛夫又吳赤一景鄭壽孫潛崖四十云未載同晨夕疏謂每自嘆空囊千里客獻壽五言詩不愧蘇門嘯常臨退步池羨君年正富莫道鬢如絲自注潛崖髮早白故云吳君爲屺瞻司空京邸上客著有南村詩行世蓋其時公與吳君同客司空邸第也公詩集散佚偶得題徐鶴泉預囑一首云垂老經營信可傳達觀百事盡隨緣自由身類巖間月過去心同屋上泉坏土看曾封馬鬣養生早復寄羊輾賓筵飲德誰堪比共羨元豐洛社賢錄存於此以見一斑公卒於康熙乙丑年六十有六

文學惆孺公事略第十世

公諱惆字惆孺本支文學孝章公爾嬉第四子文學與廣公垓子康熙間錢塘學諸生工爲制藝尤喜吟詠其

亦儕居宅也按叔雲公充城名三墩五十七號地九分四釐八毫又四號蕩一分三釐七毫乃墓地西面一浜即寓剡公所詠菱濮也六世孫世均謹述辛未冬初時年七
十

文學翀之公事略第九世

公諱琓字克之一作翀之本支孝章公第二子邑諸生最長於時藝里中共相推重公享高壽年八十有六康熙壬午歲卒昔窻副公林下五十年著有廿一史纂百餘卷手自繕寫楷書精整後遭鼎革失去完璞公苦心購求久之訪獲其書然不無零失完璞公約同兄子翀之補遺鐫錄無間寒暑數年復成完書雖力不能剞劂二公之於先人手澤其用心亦可謂至矣菱湖小志云公讀書之所曰問心齋齋前銀杏一株二三百年物也今問心齋久毀銀杏在道旁蓋問心齋在世恩堂廳事之後與遺經樓毘連皆長房分授世均自童幼逮踰周甲見道旁銀杏兩人抱未竟春夏遠望頗有蓊鬱之象秋冬則老幹參天擎擴於空中總非尋常之觀為里中巨地不覺共為欷歔不得為南國之甘棠可勝數哉

窻副公廿一史纂變亂踣後湖遺兵散佚僅存數帙手澤零落益為心傷男汝鏞謹誌

處士潛霞公事略第九世

長子烈功次子詩第三子三俊俱諸生有文行詩著周易會說公今無曾元傳世遺稿久佚偶得一篇附存於後以見崖略紀事詩為公賦曰忍耐飢寒氣轉舒一門絃誦惜居諸而今無地悲華屋更少兒孫撿蠹魚讀蘇門山人詩令人感愴不能自已蘇門於公為再從大父行同出孝章公之後故言之尤見痛切也

公題裕麓泉預囑曰天道幽且遠否嗟自前賢措意南州彥英曹先相捐君窮造化理懷抱不為牽鑒藏流俗失琅琅預囑為宗法秉古禮遺規紹家傳建祠承先澤享祀而永建區畫既精當式禮應無倍始知達觀者不隨時世遷撫玩山窗下餐菊挹飛泉

文學碩夫公事略第十世

公諱一麟字叶祥一字碩夫又自署耕煙散人康貢生塞副公下三房裔孫也雍正十一年年六十九歲卒公詩文一種兀奡之氣絕不同流俗令人不敢逼視紀事詩謂其詩有家數特為表出所云耕煙老筆二昌同及耕煙奇句苦冥搜是也續集又謂公七言古詩如疾雷破山怒濤捲雪真有所謂走精銳而淨聰明者亟登數首以知其鮮香之所在云府志有耕煙集穀哺集著錄穀哺集未見耕煙集將當於友人案頭得見一冊亟取

讀之五七言古詩首尾完具近體絕句無存行間署曰
徽學潘汝龍健君評選闕卷有烏程溫䌹如先生序劇
善其文筆墨蠹蝕與公詩相稱雖非全璧亦可謂希世
之珍矣因以板橋道人墨蹟易得之閱家中舊書得公
漁歌四絕句檢湖州詩錄祇選第一首其餘古今體一
字不登撰詩錄者固未見耕煙全稾漁歌四首竊恐亦
未必全見宜乎蘇門欲表出之也又錢唐厲徵君鑒定
岳汩庵先生遺稿百數十卷爲經野堂詩删六卷原稿
內附見公題訪詩集一首題京江游草一首王孝子篇
一首徵君賞之屬依舊鈔錄勿輕去具見前輩愛才雅

懷亦足見公詩之見重宗工有如此者往學使公修譜
爲公考障川公諱在廷字迪王作傳傳末附書長子一麟工古
文詞善高遒迴不獨人惜燬於火無傳學使修譜上溯
公辭世之年已幾一世今又更百餘年矣公之行事無
從綴緝詩文亦多零失無能爲之撰錄者蘇門先生一
則曰老筆再則曰奇句惜不得多見之也得溫君弁言
以當公小傳後之人讀其文於公生平髣髴庶幾時一
遇之公善畫姿以指頭濡墨寫山水紀事詩所云作畫
偶然用指頭是也公於山水涉筆頗勁流傳最稀里族
中幾於家家有其手跡兵燹後則不復多見矣寇副公

本支三房僻居處家橋實綸堂公居實綸堂西偏臨河
顏曰水雲限中有耕煙草堂同時人多爲之題詠今尚
存數椽子三長子紹璞貢生三子江月諸生次子釣良
早世婦張氏
旌表節孝載府志孫六人承宗桂芬桂宗俱諸生
崇詩錄作康貢生當得其實譜云歲貢生檢府志貢
生表無名蘇門亦日以文學而不日明經譜誤耳

孝廉仁幾公事略第十世

公諱安行字仁幾以邑廪生中康熙甲午科本省舉人
試禮部無所遇於例當得知縣不赴選卒於乾隆癸亥
年七十有七公系出五支三房菖墨公之後祖端父培
母弟兆麟長子師正俱諸生公善爲制藝是時里中有
四金剛八菩薩之目公實在其列然自公登賢書訖今
百六十載已無一藝流傳矣惜哉其後裔亦無奮踊讀
者

進士紹衣公事略第十一世

紹衣公諱貽武紹衣其字也少司空既曙公孫乾隆甲
子乙丑聯捷成進士知縣用未幾卽卒著有菱塘詩集
自怡集
國初以來里中詩人正復不少沈文慤採入別裁集者

惟公一人而已今讀其詩其詣力在北地信陽太倉歷
下諸君子之間頗合於歸愚家法故獨見褒録非倖致
也公僅至中壽長子光俊瀛登爔以文名恩貢生亦未
得之官其詩載同鄉採入吳興詩話當時頗為傳誦門
下士甚盛多有擬科第以去者惜其父子一則得第而
旋死一則以青衿終抑何其不偶耶

徵君壽門公事略第十一世

徵君諱貽年字叔仁一字壽門附例生少司空屺瞻公
孫乾隆丙辰大科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上蔡程公元章
舉十八人一生員孫貽年公於是赴
保和殿御試博學鴻詞罷後歲辛未
聖駕南巡行在召試
欽取二等第一名
恩賞緞疋二端荷包一封杭堇浦太史詞科掌録録公
罷後留别都門四詩有揮毫已幸登
金殿飽飯曾經拜
玉階之句雖未見收亦可謂儒生榮遇已又録壬戌臥
病長安起賦四詩結語云整頓精神理舊業希賢方是
上天梯公惟知從事問學而不以境遇縈心有如此者
著有操縵集一卷壽門詩集一卷公又善畫世均幼時

猶得見一二今不可復睹矣丙辰出都詩云此去滬檝同活計算來詩畫是生涯是也紀事詩亦云寫出梅藺有新意東皋徵士擅風流公所居曰東皋草堂故蘇門目公爲東皋徵士云苓山石壁六友題名公居其一乾隆丁亥年六十二卒里中王檜堂星漢輓孫壽門徵君詩云大雅芬華久共傾波雲意氣自縱橫認隨玉輦新承寵賦就金鑾舊著聲空有文章驚斧藻漫將樽酒臥蒓荆苓城一去仙蹤杳黯淡西風泣曼卿王君名不出里巷所以傾倒徵君者至矣亦頗狀得徵君平日氣槪卽此作徵君小傳觀可爾

男 汝鏞 汝鈴 仝校

姪 錫祉 參校

韡興庵詩偶存

歸安孫世均平甫著

放舟

挈客放舟去春晴圖畫開煙波聞指點光景重排細數識魚之樂爭禁鷗不猜歸來何太急只是夕陽催

家秋士先生自都門歸喜而賦贈

爭唱大刀頭風塵悵倦遊十年雙鬢改千里一身浮吟興江山助生涯筆硯謀黃壚未安魄淺土有餘悲者番出不意一笑竟相逢家有滄桑變人無憔悴容奇才空抑塞天性本疏慵未著閒居賦京華覓舊蹤

菜花

不共千紅萬紫芳荒畦一抹淡斜陽三春搖落東風嬾
十畝迷離細雨香何事偏饒名士氣最憐不與美人妝
詞家莫漫施吟詠還把根來仔細嘗

次酬秋士先生東訊號二 學源

混盡窮途淚還歌歸去來思家千里外作客十年纔
口無長策溫顏喜暫陪一言銘五內左席在蓬萊見贈有是
句余實愧且感之

伯樂不常有騏駒老向槽紅塵迷世界青眼看吾曹出
處應籌熟飛騰不羨高舊游零落盡徒進有詩豪二謂此

題種紙山房圖 并序

族太史遷舟公於其家種柿一本顏所居曰種紙
山房公卒久之公季子士秋先生乞錢唐吳君肖
作為圖能文之士爭為詠歌之最後乙亥丙子會
兩遭鬱攸之厄山房盡成灰燼柿死焉斯圖以在
先生行篋得無恙今先生自京師歸里門就山房
故址葺數椽以居柿復蘇矣撫先人之遺植喜枯
重生謂名士之篇章書圖依舊執卷歎息攀條泫
然悲不能止喜亦無量一日出次持以相示并命
題詩其上不敢以不敏謝謹成四十言貽之示不

遣先生壹東使人仰見太史之流風餘韻宜乎其

傲起朱文而國有所興感也

秋色半庭瘦奚翁摹出來莫裏一以熖烽火不能摧剛

篋愚遺澤（太史遺書僅有存者）披圖痛却夫君應含手植忍使夫

栽培

村行

一犬吠生客行來無不荒雲深幻老屋風緊怯庵渠水

國魚蝦富田家滋味長羨他多樂事環坐話斜陽

題方外南山小像

寶相莊嚴來水田摒心趺坐回禪天六時課罷渾無賴

鏡裏拈花祇自憐

三千世界盡紅塵聊向招提寄此身彌勒同龕蘇學士

慈航應渡有緣人

題族父蘭村太守遺照

一官飽繫後久未返家山我恨生偏晚人嗟數太慳循

聲徧海內輿論聽河間展拜膺空撫難柴淚欲潸

末耀清門德先人來尚歸寒窗機已寂（太守為秋士先生有寒窗燈影

圖並遂谷廿矣太恭人所作）老樹叔頻遺（庭前桐樹為太史公手植）兩世貧如洗

三年宦若勞留時顏而在揣畫任兒曹

撫字心彌苦何期左遷猫畢書紛紛鋒戎馬踏君皇病

有自來處功猶未甚彰古人云有待綫綫表識周
乃爾傳神妙心惻畫得無已難追學欽卿此題魁梧矜
式推先達丈章重宿儒祇緣忠慕切孟浪一操觚

癸君請學以尊甫有正味齋遺刻見贈並出示近
作率此賦謝

祭酒丈多采開雕重藝林百朋勞惠錫一字振兼金家
學淵源在心香臨寐欽竭來逢海上重聽伯牙琴

說和叔濡題小照時將重赴揚州即以贈別

笑語溫特藹若春同旋絕處逢難親亦知亦介心全露
何止圖成七尺身

卅年落拓強爲憔三月煙花嫋更看莫羨匆匆騎鶴去
還如騎虎下來難

梅莊族叔客遊江南以病目歸賦贈

共說男兒志四方紛紛徵逐少年場五陵謝却輕肥輩
翻得承歡歲月長
從來儒者重謀生一藝輸君獨擅名卜肆偶祥堪送老
千秋高躅羅君平叔精卜
請纓時我刷翩翩遊冰年華我亦憐事竟輸人功業建
眼看圖畫入凌煙
堅代原非樂隱淪人生亦恨似勞薪輪蹄日事關山客

羨煞林間自在身

詠方端硯為掌甫作

由來瘦硬最通神姿媚多時易失真揮灑早徵心畫在
文房石友總端人
少徵巧製重前賢逈樸都將緣飾捐圓出於方知後起
利方何事更為圜

卜貞女詩 貞女為卜副使從壻

副使高風在邇將往事提清名徵弃葉餘澤被深閨不
不字貞彌著終身甚可嗟輶軒應表厥宅里俾留題

題掌甫山村訪舊圖

古穀出墟墓流轉歸嶽鶴垣姬始版築時羅致藝頻繁緒
垣復領把委棄高平原過客偷而拾陸離漢晉元閩風
動好事來者會源源博古關生面嗜痂成專門分隸顛
魄異矩矱斷蹤存亦有匠氏作八體難與論雌宋都陽
洪著錄始引援沿流到於今汗牛劇紛綸我家運甓主
閣此眉欲軒本非馨職司將毋闢宿根桑興挈伴去柔
櫓搖孤村遠望天半嵐播翠如騰騫探奇窈而深日落
煙樹昏歸作數日喜如獲周純嘏優劣詳鑒別真贗爭
鼠宣繪圖足所好題詠纍百言飢者不可食豈欲遺子
孫區夫戒懷璧甄泥非其倫嗟余好無力見之手必捫

請君事推拓界我頻翻掀紀枕文字閒待以紓頌冤有
得瓶告君幸勿嘲生吞

壽卞母孫太淑人

菩水來天目坤輿氣鬱蟠作嫓依滐我鑿姓舊儒冠蘋
藻盖常書珩璜度最安分甘怡推弱服馦教粗完本此
勤劬志徽為苐禄覲皇惟光四德真乃樂千艘周甲逮
初度良辰合二難禮崇三豆畝
誥蕤五花攢說設春輝永堂開晝錦寬瑲笥南呂應星
次大梁婦秩儘監司重勞慮內政輝嵩風裏載石蜀逮
贊披翠樹德臨庭柱流芬起砌蘭循瑩黃遐齡輿議式
和丸夕紊如制京全舟駐遲丹陽陵爭獻頌芹曝劬濡
翰
錫類
恩方霈含飴澤更溥年年稱本日
鳳詔下雲端

男 汝綸 汝鈞 仝校
姪 錫祉 參校

溥

後序

孫君次筌以儒生習申韓術所在閒以經義斷獄大江南北聘幣交至與予訂交於東臺時相過從雖未見其著作覺道誼文章盎然意表洵如世之以幕客鹿鹿自矜者也私心佩之異之癸未春　次筌手一編示予曰此先子之遺文也平生撰述曾不止此隨手佚去此則過庭時所鈔存者盍歡付梓子其序之予受而讀之竟數晨夕喟然曰　次筌淵源有自哉觀其跋鄧中丞重刻史治三書自謂三世以幕游為業而已暫輟今子姓中復多從事於此因跋以示二子與諸子習此者使知

先人業此必與數書之旨大有合也然則
先生雖暫輟此業而於刑名家書不已有以紹厥先而
詒厥後歟仁人之言其利也溥然後知分儒家與法家
而二之者史氏之偏見而非聖人之定論也其他根柢
經史表章節義陳述先德慨歎頹風莫不有以伸獨見
而存古意其文筆簡要於近人宗派恰與桐城相近觀
篇中論桐城門下士文學可以知
先生之旨趣自有在矣桐城之文雖各有出入然規矩
謹嚴如程不識之將兵必先正部曲行伍營陳賢智戢
之可無太過之處中人企之可無不及之慮是以君子
貴之予不敏願私淑
先生以上溯桐城雖不能至庶不終擯於門牆之外寶
之　次篁不知以為何如也
光緒九年花朝前六日儀徵後學程畹拜序

伍拾元